

「中國」與「天下」概念探源*

張其賢**

一、前言

二、「中國」一詞的出現及意涵

三、「中國」與「天下」概念的形成

四、結論

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和族群思想的研究者來說，「中國」和「天下」乃是中國政治思想與族群思想裡的重要概念。然而，這兩個概念是在何時形成的？它們形成時的意涵是什麼？它們從出現到大致成形，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過程？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為何？瞭解這兩個概念的形成過程並釐清其意涵，對於中國政治思想與族群思想研究有何重要性？以上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學界至今似乎還沒有對之進行比較完整深入的探討。本文的主旨，就在經由對於「中國」與「天下」概念的探源與釐清，彰顯出重新檢視傳統各種「中國」想像之必要，並對西方學界關於中國政治思想和族群思想的一些重要誤解提出檢討與修正。

關鍵詞：中國、天下、九州、四海

* 本文撰寫期間，筆者獲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培育計畫（2007-2008）獎助，以及政治思想專題中心蔡英文老師的協助，謹在此表達誠摯感謝。並感謝兩位審查人提出的寶貴批評與建議。

**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E-mail：d91322005@ntu.edu.tw

投稿日期：2008年12月05日；接受刊登日期：2009年9月20日。

東吳政治學報/2009/第二十七期/頁169-256。

一、前言

對於中國政治思想和族群思想的研究者來說，「中國」和「天下」乃是中國政治思想與族群思想裡的重要概念。然而，這兩個概念是在何時形成的？它們形成時的意涵是什麼？它們從出現到大致成形，經歷了怎樣的演變過程？這兩個概念之間的關係為何？瞭解這兩個概念的形成過程並釐清其意涵，對於中國政治思想與族群思想研究有何重要性？以上這些問題雖然重要，但學界至今似乎還沒有對之進行比較完整深入的探討。本文的主旨，就在經由對於「中國」與「天下」概念的探源與釐清，彰顯出重新檢視傳統各種「中國」想像之必要，並對西方學界關於中國政治思想和族群思想的一些重要誤解提出檢討與修正。關於「中國」概念的問題，學界過去已有一些初步研究成果，如王爾敏先生（2003）曾整理出先秦文獻裡使用「中國」一詞的所有詞條，並初步分析其意涵。此外，邢義田教授（1987；2000）曾在討論中國古代「天下」觀的同時觸及「中國」概念的問題；陳穗錚（1992）曾以碩士論文篇幅處理此一問題；黃麗生教授（1999）也曾在討論中國分裂時期的「中國」概念時觸及同一問題；胡阿祥（2001）曾討論過先秦的「中國」概念。至於「天下」概念，學界處理先秦「天下」概念的主要文獻為童書業與顧頡剛（1936）以及安部健夫（1954）；甘懷真（2005；2007）亦曾簡短處理此一問題。對於從先秦迄今二千多年以來的「天下」概念，早期的研究有楊聯陞（2005）；張啟雄（1992；1995；2001）提出「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理論，對於作為一種政治思想體系的「天下」概念進行整體描述和分析；高明士（2004）也提出「天下

秩序原理」的概念，對「天下」概念進行類似分析；黃麗生（2002）則從不同角度探討了「天下」在人文思想上的意涵；羅志田（1998：1-34）曾以泛論方式講論中國古代天下觀。

以上這些研究一方面有其開創價值，但另一方面也有其共同的不足之處，即：這些研究都只用比較短的篇幅，以較為籠統的方式處理「中國」和「天下」概念的形成問題。它們很少根據商國時期、周國時期、春秋時期、戰國時期的分期斷代，對史料做斷代分類整理，然後以每一時期的大量史料為基礎，集中探討「中國」與「天下」概念的形成過程。本文的目的，就在於嘗試一項學界過去不曾做過的工作：針對「中國」與「天下」概念的形成過程，做一比較深入而詳盡的探討。¹

研究「中國」和「天下」概念的困難之處，除了在於這些概念本身意涵的複雜性，還在於這兩個概念各自有其思想淵源，但在戰國時期卻又交纏在一起。本文處理這兩個概念之形成史的方式如

1. 以較長篇幅處理「中國」概念形成過程的研究有陳穗錚（1992）。此一研究的價值，在於它可能是第一部以較長篇幅處理此一問題的著作。但此一著作也有兩項缺失。第一、未對先秦文獻裡的「中國」一詞之用法，做有系統的斷代分類整理與分析。第二、在許多重要問題上，作者的看法經常缺乏引證支持，因此傾向於個人臆測，譬如作者認為何尊銘文裡的「中國」一詞「並不單指洛邑而已，而至少應包括洛邑附近之洛水流域才是」（陳穗錚，1992：51），此一地區之所以被稱為「中國」，一是因其位於周國和商國之間（陳穗錚，1992：59-61、193），二是因其為夏遺民聚居區，周武王為攙絡夏遺民而尊稱此地區為「中國」（陳穗錚，1992：61、193）；又認為《尚書》「用肇造我區夏」、「克脩和我有夏」、「乃俾我有夏」中的「我區夏」、「我有夏」當讀為「我、區夏」、「我、有夏」，指「我和區夏」云云，認為「這三段話綜合來是說文王使周與夏人建立了友好關係，鞏固了西土的安全，並使周人與夏人往後有共同推翻商朝的機會」（陳穗錚，1992：64）；又認為《國語》〈齊語〉、《管子》〈小匡〉、〈小稱〉裡的「中國」一詞均指周天子（陳穗錚，1992：92）。以上諸說，作者均未引用任何前人之說或文獻證據以支持其看法。儘管有以上之缺失，此一研究之華路藍縷開創之功仍不可沒，因此本文在相關之處仍會引用其先得之見，以誌前賢之勞。

下：本文第二節敘述「中國」一詞在西周與春秋史料裡的用法及意涵；第三節先探討「天下」一詞在西周與春秋史料裡的用法及意涵，接下來說明「中國」和「天下」的概念如何藉由「九州」、「四海」等新概念而在戰國時期受到重構，最後說明「中國」概念在戰國時期所具有的最主要意涵（即政治地理意涵）為何。在本文的結語部份，筆者將根據本文的研究結果，一方面對某些「中國」想像提出省思，另一方面對西方學界關於「中國」、「天下」概念的誤解及其衍生理論，提出根本的檢討與修正，盼能藉此為中國政治思想與族群思想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出發點。

二、「中國」一詞的出現及意涵

(一) 西周初期

1. 中國 = 成周

目前已知記載有「中國」一詞的最早文獻，是西周初期的**𠄎尊**（亦寫作「何尊」）銘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007：No.06014）：

唯王初**𠄎**宅于成周，復再武王禮，裸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弼文王，肆文王受茲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或（國），自之𠄎（乂）民。』烏虘，爾有雖小子亡識，視于公氏，有助于天，徹命，敬享哉！」唯王𠄎 德裕天，順我不敏，王咸誥，**𠄎** 賜貝卅朋，用作庚公寶尊彝，唯王五祀。

𠄎尊是周成王時器，其銘文記載周成王來到周國的東都成周，接見了成周裡一位名叫**𠄎**的周國貴族。周成王對**𠄎**訓勉表示：武王克商後便計畫營建成周，打算在成周這個「中國」建立都城，由此

統治和安定人民（「余其宅茲中或，自之乂民」）；因此成周的地位十分重要。成王勉勵利像他的祖先那樣繼續盡忠服事周國，並對利有所賞賜。利為了紀念這次獲王接見勗勉的殊榮，便作器刻銘記下此事。

學界對於利尊銘文的討論很多（參見唐蘭，1976；馬承源，1976；李學勤，1981；李民，1982a、1982b、1991a、1991b；陳昌遠，1982；楊寬，1983；劉蕙孫，1984；孫斌來，1984；陳公柔，1989；王人聰，1990；陳福林，1991；趙光賢，1991；伊藤道治，1994；杜勇，1997；彭裕商，2000；梁雲，2002；朱鳳瀚，2006），不過討論的焦點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問題上：利尊中紀年的確實時間；成周、洛邑、新邑、王城的關係；周國營建成周的時間等等。對於這些問題，學界至今尚無一致的看法。但對於銘文裡「中或」（中國）一詞的理解，學者則是看法相同，均認為「中國」就是指成周（洛邑）這個都城及其周邊地區。² 西周初期的周人，為何把成周稱為「中國」，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涉及「中國」一詞的最初意涵。以下我們不妨把「中國」拆成「中」和「國」兩個部份，分別釐清其意涵，以確定「中國」一詞的最初可能意涵。

（1）中

首先看「中」的部份。《尚書》裡記載了周公的三段話，說明成周和「中」的關係：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召誥〉

其自時配皇天，愆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 〈召誥〉

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 〈洛誥〉

引文中的「時」相當於「是」，意為「此」。可以看到，周公

2. 陳公柔（1989）認為此一都城較早的名稱是洛邑，成周是較晚出現的名稱。

用「土中」和「此中」稱呼成周。那麼「土中」的意涵是什麼呢？

戰國時期的文獻《呂氏春秋》〈恃君覽·長利〉，提出了關於「土中」的一種解釋。³ 這段引文討論的是建國是否應當選擇險固之地的問題。根據這段引文，則成周和四方的地理距離相當，周王在此的言行善惡很容易傳播給四方之人知道，這有助於周王戒慎恐懼，不會因地理險阻而有恃無恐。根據此一理解，則成周之所以是「土中」，是因為它是位在一個和四方地理距離相當的中央之地。⁴對於「土中」意涵的這種理解，在漢代的《史記》裡獲得明確表述。《史記》〈周本紀〉記載，周公選定成周地點的原因是：「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⁵ 換言之，在司馬遷的理解裡，成周之所以為「天下之『中』」，是因為它和四方的地理距離遠近適中。司馬遷的這種理解，可能是漢代對於成周稱「中」的普遍理解。⁶ 譬如《新書》就認為，天子之都居中，是為了讓諸侯輸納的路程不超過

3. 〈恃君覽·長利〉：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曰：「今者，寬也非周公，其辭若是也。」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於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呂氏春秋：1345）；此項資料引自陳立（1997：157）。

4. 《呂氏春秋》另外提到：「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呂氏春秋，慎勢：1119），句裡的三個「中」字似乎都可釋為和四方距離相當之中央地點。

5. 「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成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史記：73-4）。

6. 以下所引《新書》、《說苑》、《漢書》、《白虎通》條，均見於皮錫瑞（2004：340）。

五百里，輸納的差事不致過於辛苦。⁷《漢書》和《說苑》則兼採司馬遷和《呂氏春秋》的看法，認為成周居天下之中，和四方諸侯的距離相當，此一位置一方面便於四方諸侯貢納，另一方面也便於有德之諸侯取而代_之。⁸《白虎通》也認為，成周居天下之中，和四方距離相當，往來交通便利，有利於天子教化四方與戒慎自律。⁹後來的《尚書》孔傳承襲了這種理解。¹⁰譬如對於「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之句，孔傳曰：「言王今來居洛邑，繼天為治，躬自服行教化於地勢正中」，把「土中」解釋為「地勢正中」。

不過戰國時期的文獻《周禮》，也提到了「地中」的概念。¹¹這個概念在字面上似乎和「土中」十分類似，因此我們不妨看一下它的意涵。唐代賈公彥是這樣解釋《周禮》這段引文的：在潁川陽城

7. 《新書》〈屬遠〉：「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有歡樂其土，此天下所以能長久也。」引自皮錫瑞（2004：340）。
8. 《漢書》〈婁敬傳〉：「成王乃營成周，都洛，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有德易以王，無德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險阻，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說苑》〈至公〉：「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均引自皮錫瑞（2004：340）。
9. 《白虎通》〈京師〉：「王者京師必擇土中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為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引自皮錫瑞（2004：340）。
10. 《尚書》孔安國傳及孔安國序，學界傳統上認為是偽託孔安國之名的偽作，因此一般均稱作「偽孔傳」。學者如黃懷信則認為它們可能傳自孔安國的注，後來由其後人或門徒寫定（黃懷信，2007：3）。筆者認為，由於「孔傳」非孔安國之作品已成學界共識，不需再強調其為偽，又「孔傳」本身亦有其價值，因此不妨把價值判斷色彩較強的「偽」字拿掉而仍其舊稱。
11.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上圭之灋，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周禮卷十：154）。

(今河南省登封縣告城鎮)置一個表(長八尺的竿子);以這個表為中表(中央之表),並在這個表的東、西、南、北各一千里處各立一個表。在夏至日的正午觀測這五個表所測到的日影,將可看到中表的日影投射在該表的北側,長一尺五寸。在同一時刻,南表的日影不到一尺五寸(「景短」),顯示此地靠南,氣候炎熱;北表的日影長於一尺五寸(「景長」),顯示此地靠北,氣候寒冷。同樣在此時刻,東表所在地已經日落了(「景夕」),顯示此地距離太陽近,其氣候多風;西表所在地卻是日出(「景朝」),顯示此地距離太陽遠,其氣候多陰(參見引文之賈公彥疏)。¹² 鄭玄注指出,根據此一方法,東、西、南、北四表的所在地,乃是「寒、暑、陰、風,偏而不和」。相形之下,中表所在地則是「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百物阜安」,因此適合當作王都所在地。可以看到,《周禮》所謂「地中」之「中」,其主要意涵乃是氣候之適中。¹³

根據以上所述,可知關於成周之為「中」,傳統上至少有兩種理解方式,一是指和四方地理距離之適中,二是指氣候之適中。然則〈召誥〉、〈洛誥〉裡的「土中」、「此中」之「中」,以及𠄎尊銘文裡的「中國」之「中」,究竟當採何種理解?如果我們參考《史記》的記載,則「和四方距離之適中」似乎是比較合理的解釋。根據《史記》〈周本紀〉記載,成周地點的選定,是由周武王自己決

12. 由於測量日影除了需要用來投影的竿子,還需要測量地上投影長度的量尺,因此後來就出現結合兩者的「土圭」,即一種有刻度的L形量尺,直的部份長八尺(即「表」),橫的部份長一丈三尺(冬至日正午,中表之日影長度為一丈三尺)(馮時,2007:271-3)。有學者認為商國卜辭裡的「中」字就是測日影之旗,並認為卜辭中的「立中」是指立旗於地測日影長短變化,以定節氣(溫少峰與袁庭棟說,參見于省吾主編,1996:2940-1)。

13. 把「中」理解為「氣候上的中和不偏」,可能是比較晚出的思想,參見本文結尾部份。

































定的。這個決定背後的考量，是未來的新都城和南邊的三塗、北邊的嶽鄙以及黃河、洛水、伊水的相對位置。而營建這個新都城的主要原因，是對於克商之後新政治形勢的憂慮。¹⁴ 簡言之，成周地點的決定，主要是出於地緣政治戰略形勢的考量，而不是出於氣候適中的考量。此一理解不僅與史料中呈現的周國克商之後的情形相符，也與利尊銘文「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茲中國，自之又民』」之記載相符（即：成周之位置是周武王自己的決定；周武王說他將要選這個位置適中的地點營建都城，從這裡去統治人民）。如果根據此一理解，則成周之為「中」，指的就是成周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的中央位置，和商國殘餘勢力以及其他政治體或人群的距離適中。

（2）國

討論過了「中」的部份，我們接下來看「中國」的「國」的部份。對於「國」的最早解釋，可見於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或，邦也；從口戈以守一；一，地也」。¹⁵ 根據此一見解，「或」（國）字的構造包含了三個要素：一個圈閉的範圍（口）；武力（戈）；

14. 「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求夫惡貶從殷王受。……自洛汭延于伊瀆，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與瞻維、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維邑而後去」（史記：72-3）。《史記》這段記載和《逸周書》〈度邑解〉中的文字頗有雷同之處，究竟是誰參考了誰，尚難有所定論。由於《逸周書》的性質比較複雜，關於其真偽成分仍存在許多爭議，因此雖然有學者認為其中某些篇章（〈度邑解〉包含在內）應是可靠史料（劉起鈺，1997：613-8），但筆者在使用其內容時仍傾向於謹慎。關於今本《逸周書》是否即為晉代汲冢所出竹書的問題，李學勤認為兩者可能並無關係（李學勤，2007：2）。

15. 引自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許慎，1977：655）。靜嘉堂北宋真宗時期刻本《說文解字》同條為：「或，非（邦）也；從口從戈又從一；一，地也」（許慎，1982：435）。

土地（一）；這三個要素組合起來，指在一個圈閉的範圍裡使用武力守衛土地。但許多學者都對許慎的上述看法表示懷疑。日本學者高田忠周認為，此字最初實為，從口從弋，弋是「桀（削木）以為界識也」，指削木作為地界（周法高主編，1981：1833-4）。加藤常賢認為此字是由弋與構成，其中的是的異體字，又是的省體，而則是「境」的意思；弋據《說文》則象尖銳之析木；弋與並為意符，弋為聲符，故此字為會意兼聲之字；此字之初義為有木標定範圍之田界，擴大為邦界之意（周法高主編，1982：3140-2）。于省吾也認為，此字（）左邊是（邑），右邊是（弋），應當隸定為，是一個從、弋聲的形聲字；是「邑」的初文，中間的是借用（方圓之「方」的初文）字，用來表示四面有牆之城，外面的表示與城相連的城外周邊土地（郊）；後來一方面省作，另一方面又孳乳為、之形，由此又進一步省作，其上半部的即「方」，指城；下半部的象人跪在城前致祭。因此，字的本義是四面有牆、周圍有相連土地的城，也是這個意思，只是加上了（弋）作為聲符。後來上部的橫劃向右延長，使變成了（戈），因此（或）也就訛變成了（或）。這就是「或」（國）字的由來（于省吾，1998；王元化等，1998：1520-4）。

根據以上看法，則「國」的本義可能是有界之地域，後來擴大為四面有牆、周圍有一定之土地相連（郊）的城（邑）。其他學者從不同角度分析，也得出「國＝城」的看法（杜正勝，1979；杜正勝，1992：450ff；趙世超，1993：1-31）。所謂的「國」，有學者稱之為「都鄙群」（都＝城，鄙＝城周邊之小聚落；參見林滄，1998：90）。一個都鄙群就可以構成一個「國」（國＝城）；幾個都鄙群

則可以構成比較大的「國」（國＝多城政治體）。¹⁶ 在前者的例子裡，「國境」就等於「城境」。在後者的例子裡，「國境」則相當於以幾個都鄙群為中心構成的一種多城政治體的勢力範圍。

在西周金文裡，「國＝多城政治體」的例子則頗多，如「四或」、「南或」、「東或」之例（參見張亞初，2001：861）。相對於此，「國＝城」的例子並不多見，明確的例子似乎只有𠄎尊銘文。同樣的情形也見於《尚書》中較無爭議的一些西周初期文獻裡；在這些文獻中，「國」的使用幾乎都是取其「多城政治體」及其引申義「政權」的意涵；¹⁷ 相對於此，「國＝城」的用例嚴格而言並不存在。反倒是《詩經》裡的一些西周晚期作品，以及更晚的春秋時期史料，保留了一些「國＝城」的用法（詳下）。

根據以上對於「國」之本義的討論，可知成周之被稱為「中國」，其中的「國」取的是「國＝城」之義，而不是「國＝多城政治體」之義。綜合以上所述，成周所以被稱作「中國」，其意涵為「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的城」。這可能是目前已知「中國」一詞的最初意涵。

2. 中國＝商國

除了𠄎尊銘文外，西周初期文獻裡還有一種「中國」的用法。《尚書》〈梓材〉裡有這樣一段文字：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裡的「中國」，其意涵為何，

16. 「多城政治體」似乎已經是所謂的「國家」（state）。然而有鑒於考古學者和歷史學者對於古代「國家」的問題仍多爭議，筆者在此避免使用「國家」一詞。

17. 「國＝政權」的引申義，參見〈無逸〉裡四次出現的「享國」之例。

有必要加以探討。¹⁸ 如果仔細看一下引文，則「中國民」顯然是一種政治概念，指一種政治群體，這個政治群體有其「疆土」。那麼這個政治群體指的是什麼？有學者指出，〈梓材〉裡的「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一語，和〈康誥〉裡的「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一語，在思想與文字上都十分相似，前者和後者可能有很密切的關係（劉起鈞、顧頡剛，2005：1430）。¹⁹ 據此我們可以推測，〈梓材〉這段文字裡的「中國」指的是商國，而這段文字可能和〈康誥〉同屬西周初期文獻。

如果**𠄎尊**銘文對於「中國」一詞的用法，可以視為周人對於「中國」意涵的理解方式之一，那麼要探討周人稱商國為「中國」的意涵為何，不妨參考**𠄎尊**銘文對「中國」一詞的用法。如前所述，**𠄎尊**銘文之「中國」一詞，意指「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的城」。根據此一用法，則商國之被稱為「中國」，意思或許是指「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的政治體」。

總結以上所述，則「中國」一詞在西周初期已經出現，其可能意涵有二，一是指成周，認為成周是一個「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的城」；二是指商國，

18. 關於這段文字，孔傳曰：「大天已付周家治中國民矣」，孔穎達疏曰：「今天天已付周家治九州之中國民矣」；顧頡剛、劉起鈞則將之譯為「皇天已把中國人民和這一大片土地付與我們的先王」（劉起鈞、顧頡剛，2005：1428；「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中的「越」，屈萬里釋為「與」，參見屈萬里，1983a：170）。如果仔細分析，就會發現這些注釋都沒有解釋句中的「中國」意涵為何。孔穎達把「中國民越厥疆土」解釋為「九州之中國民」，這是用戰國時期出現的「九州」思想去解釋西周文獻（詳下），反而把問題弄得更加糊塗。

19. 「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中的「越」，顧頡剛、劉起鈞釋為「與」（參見劉起鈞、顧頡剛，2005：1308），屈萬里則將之釋為「於」（屈萬里，1983a：147）。

認為商國是「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的政治體」。此外，在西周初期似乎還看不到周人用「中國」作為周國自稱的例子。

最後不妨探討一下西周初期周人的自稱。除了「周」、「夏」、「周邦」、²⁰「小邦周」等自稱外，²¹周人不論在克商之前或之後，都用「西土」自稱：

1. 天降威，用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大誥〉
2.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康誥〉
3. 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酒誥〉

引文 2 和引文 3，乃是周成王追述周國克商以前的情形，當時周國只是位在商國西邊的小國，因此自稱「西土」，乃是合乎實際情況的稱呼。然而引文 1 是周人克商後針對商國殘餘勢力的叛亂而發的言論，此時周國已經是當時各政治體或人群之領袖，相當於當時政治世界的中心。雖然如此，周人仍然稱自己為「西土」，而不以「中國」或「中土」自稱。²² 周人克商後稱商國為「中國」，卻不自稱為「中國」，這顯示當時周人認知中的「中國」，可能並不具有「政治世界的中心」之類的價值判斷色彩與優越意涵，而只具有中性的地理位置意涵，指地理位置的居中，一如「西土」的主要意涵是指地理位置的居西一樣。

20. 《尚書》〈大誥〉：「反鄙我周邦。」

21. 《尚書》〈大誥〉：「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

22. 周人習慣以「西土」自稱的情形，和周人自稱「夏國」的情形相互符應。關於「西方」和「夏」二詞的互通關係，參見劉起鈺（1997：150-2）。

(二) 西周晚期

1. 中國 = 鎬京

在西周晚期的文獻中，可以看到周人也用「中國」指鎬京。明確的例子是《詩經》〈民勞〉。²³ 其中「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之句，傳統注家都認為句中的「中國」指的是鎬京。²⁴ 由此可知，在西周晚期，周人也有稱鎬京為「中國」的說法。另外，在《詩經》裡的另一篇西周晚期作品裡，也有「中國 = 鎬京」之用法；²⁵ 這篇作品據說是周國大夫芮良夫所作，用來評論周厲王的失政。此處所引之四句，意為周厲王失政在先，天又降下蟲災造成嚴重農損。作者哀痛「中國」之民係屬兵役、家戶空虛，指責朝臣不能結集起來諫諍周王，好讓天停止降災（釋義依毛傳與孔疏）。詩裡的「中國」應當也是指鎬京。

2. 中國 = 商國

西周晚期也有「中國 = 商國」的用法，其例見於《詩經》(蕩)。²⁶ 這

23.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逌……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民亦勞止，汔可小憫；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大雅·生民之什·民勞〉

24. 毛傳曰：「汔，危也。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箋云：「汔，幾也。康、綏，皆安也。惠，愛也。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孔疏：「今周民亦皆疲勞，止而又危耳，近於喪亡。王可以小省賦役而安息之，愛此中畿之國，京師之人，以安天下四方諸夏之國。」

25.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降此蠱賊，稼穡卒瘁。

哀恫中國，具贅足荒。

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大雅·蕩之什·桑柔〉

26. 咨女殷商，女黜然于中國，斂怨以為德……

首詩據說是詩人模仿周文王譴責商紂王的口吻，痛斥商政之失，藉此諷喻周王。²⁷ 對於句中「中國」的意涵，毛傳和鄭箋都沒有解釋，²⁸ 只有孔穎達疏曰：「中國是九州，覃及是及遠。」可以看到，孔穎達以為戰國時期出現的「九州」概念乃是商、周時期的制度事實，因此他把句中的「中國」理解為「九州」，認為這兩句詩說的是：商紂王在「九州」之內任意使氣，以惡人為有德之人而官之，又好發怒，導致「九州」之民上行下效，也形成好發怒的風尚，此一風尚竟然傳播到「九州」之外的遠方云云。然而由於「九州」應該並不是商國時期的真實制度，因此孔穎達的此一理解恐怕是無法採信的。那麼句中的「中國」應當作何理解呢？

如果我們參考《尚書》〈梓材〉裡「中國＝商國」的用法，那麼把此詩裡的「中國」理解為「商國」，其義亦可通，意思就是說：紂王在商國這個「中國」（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的政治體）裡胡作非為，其惡行不僅在商國蔚為風尚，還流及商國以外的遠方。有鑒於西周初期可能已有「中國＝商國」的說法，因此把此詩裡的「中國」一詞理解為「商國」，意指位在當時各個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

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大雅·生民之什·蕩〉

27. 屈萬里則認為此詩可能是西周初期作品：「此疑周初之詩，假文王語氣，以章般人之惡，而明周人得國之正也」（屈萬里，1983b：512）。
28. 「女媮然于中國」之句，毛傳曰：「媮然，猶彭亨也。」鄭箋云：「媮然，自矜氣健之貌。」孔疏：「言文王曰：咨，咨嗟汝般商，汝既官不得人，徒彭亨然，自矜莊以為氣健，在於中國。」至於「內巽于中國，覃及鬼方」之句，毛傳曰：「巽，怒也。不醉而怒曰巽。鬼方，遠方也。」鄭箋云：「此言時人怙於惡，雖有不醉，猶好怒也。」孔疏：「王者所行，無小無大，莫不皆近喪亡。以此行居人之上，於是猶欲下民用行此道也。由君欲民行，故天下化之，惡及四遠。王初媮然，不醉而怒，在於中國。但人皆倣之，此媮然惡行，乃延及中國之外，至於鬼方之遠鄉，言其惡化之廣也」（毛詩注疏：642-3）。

群距離適中的政治體，應當是一種有根據的理解。²⁹

總結以上所述，則西周時期「中國」一詞的最值得注意之處，是它似乎只是一個中性描述之詞（強調成周或商國之位置在當時各政治體或人群之中央，和這些政治體或人群距離適中），並沒有中正不偏、中和無過不及、中央優越於四方等自負優越的價值判斷意涵。這是「中國」最初意涵的最重要特徵，雖然它到後世就被完全遺忘。

（三）春秋時期

要探討「中國」一詞在春秋時期的可能用法，首先要面對史料問題。目前學界研究春秋史所使用的基本史料是《左傳》和《國語》。這兩部史料大約都在戰國初期到中期編寫完成（王和，2003；夏經林，2005；梁濤，2005）。³⁰ 它們雖然夾雜有戰國中期的某些思想，但仍是我們瞭解春秋時期的最基本史料。根據學者研究，《左傳》和《國語》的內容，都可以區分出原始史料、間接史料、後人追述、後人假托等類別（王和，2003；夏經林，2005）。它們的內容很可能是由完成於不同時期的材料所構成的。儘管如此，這並無損於一項事實：除了明顯屬於戰國觀點的部份外，《左傳》和《國語》的內容，仍然是我們探討春秋時期思想概念的最重要根據。

不過在《左傳》和《國語》之外，先秦文獻裡還有不少可以參

29. 王冠英解釋此詩時指出：「中國，是周初對殷屬有的中原地區的稱呼」，他並引何尊銘文和《尚書》〈梓材〉，認為兩者裡的「中國」均和〈蕩〉裡的「中國」一樣，是指商國（王冠英，2001：536-7；本條資料見於陳穗錚，1992：35）。

30. 關於《左傳》、《國語》成書問題，學界研究甚多。由於這些問題並非本文重點，因此筆者只列出較新之研究作為參考文獻，這些文獻對於前人之研究均做了一些回顧。

考的春秋時期史料，³¹ 譬如《論語》、《墨子》就包含許多春秋晚期的史料，《老子》可能也是如此；此外，《戰國策》裡也有一些春秋史料。童書業先生曾經從先秦文獻中，詳細篩選出一些他認為較具參考價值的春秋史料（童書業編，2008）。這些史料也是吾人在研究春秋時期的思想概念時不應忽略的材料。³²

有鑒於以上這些原因，本文在探討春秋時期的「中國」概念時，將以《左傳》和《國語》為主要史料，以童書業篩選出的春秋史料為輔助史料。以這樣的史料為基礎，所整理出的春秋時期「中國」一詞的意涵雖然未必是窮盡無遺，但至少是具有一定完整程度的整理結果。隨著研究方法的進步，未來或許會出現更科學地甄別春秋原始史料的方法，或是更完善的觀念史研究法，從而補充、修正甚至推翻拙文的看法，筆者對此樂觀其成。但這並不妨礙吾人在現階段對於此一問題，先做一點蕁路藍縷的拙稚嘗試。

如果以《左傳》、《國語》為主，以童書業篩選出的春秋史料為輔，則根據這些史料裡「中國」一詞的各種用例（參見〈附錄一〉），大致可以整理出春秋時期「中國」的幾種意涵：³³

- 一、中國＝周王王畿（詞條 9）
- 二、中國＝諸夏集團（詞條 4, 5, 8, 11）
- 三、中國＝諸夏集團之政治地理範圍（詞條 12）
- 四、中國＝國都之內（詞條 3）
- 五、中國＝國境之內（詞條 6, 7）
- 六、中國＝文明（詞條 10）

31. 王暉、賈俊俠做了很完整的整理和評論，參見王暉、賈俊俠（2008：85-106）。

32. 因一位審查人的提醒與建議，筆者將《左傳》、《國語》以外的春秋史料納入討論。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深致感謝。

33. 《論語》、《老子》裡並無「中國」用例。童書業從《墨子》及《戰國策》中篩選出的春秋史料裡，也都沒有「中國」用例。

其中詞條 2 裡的「中國」一詞意涵較難判定，因此闕而不論。³⁴至於詞條 1 裡的「中國」，釋為「諸夏之地」的同義語固然可通，但釋為「諸夏」集團亦可通，其意涵其實不很明確。以下我們分別說明這幾種意涵。

1. 中國 = 周王畿

我們在前一節已經指出，在西周時期，周人曾經稱用「中國」稱呼成周、商國和鎬京。詞條 9 則顯示，春秋時期周王也把周王王畿稱作「中國」。此條的背景是周人和晉人為閭地之田的歸屬起了爭執，晉人便率領位在陰地（位在伊川）的陸渾之戎攻打周的潁地。周王責備晉國，表示陸渾之戎原本居住在瓜州，後來晉國先君把他們遷到伊川，導致他們「偪我諸姬，入我郊甸」，以至於「戎有中國」。這裡的「中國」和周王畿的郊甸連用，可知指周王畿。

2. 中國 = 諸夏集團

春秋時期的「諸夏」是一種政治集團的概念，指周、晉、齊、魯、宋、陳、衛、鄭、蔡、許、曹，邢，杞，頓，滕等周王國諸侯。在春秋史料裡，我們也可看到「諸夏集團 = 中國」的用法。在詞條

34. 詞條 2 的背景是楚莊王要楚大夫士亶當大子（後為共王，亦作恭王）之傅，士亶推辭，表示誰當大傅並不會影響大子為善為惡，關鍵在於大子本身欲善與否。他最後說：「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意思是如果是上位者對人民，則可用教訓的方式使民向善；但如果是「蠻夷戎狄」，則除非他們主動向「中國」學習，否則「中國」對他們也沒辦法。這段文字裡的「中國」如果是指「諸夏」，則「蠻夷戎狄」顯然包括楚在內。若作此解，則楚大夫對楚王說楚國這樣的「蠻夷戎狄」不受「諸夏」之教化久矣云云，似乎有違常理。另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句中的「中國」指楚，「蠻夷戎狄」則是楚國眼中的「蠻夷戎狄」，此解雖可使文義說得通，但楚自稱「中國」之例，在春秋史料裡畢竟缺乏可靠證據。由於有以上之情形，因此詞條 2 裡的「中國」意涵究竟為何，其實不易確定。

4 裡，《左傳》編著者解釋了獻俘之禮的實行有其內外有別的原則：周王國諸侯攻伐外人，則向周王及其他周王國諸侯獻俘；周王國諸侯彼此攻伐，則不向其他周王國諸侯獻俘（「中國則否」）。可以看到，在此「中國」是指「周王國諸侯」，相當於「諸夏」集團。在詞條 5 裡，周人倉葛曉喻晉人說：霸主對於其他周王國諸侯，應當用德令他們心服（「德以柔中國」）；對於周王國的外人，才用武力向之示威（「刑以威四夷」）；陽樊居民和周王有親戚關係，不僅不是外人，反而是我群中的我群，因此晉人應該用德收服陽樊，不該用武力威逼。在此「中國」也是指「周王國諸侯」，即「諸夏」集團。詞條 8 的背景是吳國攻伐郟國，郟國向吳國投降求和。對此魯卿季文子感歎地說：「中國」沒有兵威，外人入侵而無人聞問，這是由於雖有霸主，但沒有好霸主的緣故。在此「中國」也是「諸夏」集團的同義詞。詞條 11 的背景是吳晉黃池之會，兩國爭奪「諸夏」集團盟主的地位；詞條裡的「中國」釋為「諸夏」集團，應無太大疑義。

3. 中國 = 諸夏集團之政治地理範圍

從「中國 = 諸夏集團」的用法，還可衍生出「中國 = 諸夏集團之政治地理範圍（即與諸夏集團政治勢力範圍重合的地理範圍）」的用法。詞條 1 就是很明顯的例子。在這個詞條裡，「諸夏之地」和「中國」同義。詞條 12 裡，「中國」和「庫廬」、「巴、蜀」、「齊、晉」並列，可知是指某一地區。證諸吳國當時爭奪「諸夏」集團盟主之事，可知此處之「中國」亦指諸夏集團之政治地理範圍。

4. 中國 = 城中 = 國都之內

5. 中國 = 多城政治體中 = 國境之內

我們前面已經指出，「國」的本義是四面有牆、周圍有相連土地（郊）的城。比較大的「國」，則是多城政治體。在春秋史料裡，「中國」一詞有一種特別的用法，那就是指「國中」。由於「國」兼有「城」和「多城政治體」兩義，³⁵ 因此「國中」也有「城中」和「多城政治體中」兩種意涵。

「中國＝國中＝城中」之例，可見於詞條 3。此條是越國大夫文種陳述其伐吳計謀，表示吳國兵民罷弊，又沒有設防，可乘此機會奇襲吳都；屆時位在吳國邊遠地區的軍隊路遠罷弊，趕不回來救援，但吳王夫差一定不會堅守待援，而會以不應戰為恥，這樣他就只能以吳國國都內的部隊應戰。其中「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句，韋昭注曰：「中國，國都」。這裡的「中國」應當不是越人對於吳國國都的稱呼，而是「國中」之義，理由如下。《國語》裡有「中原」一詞，凡五見，但都不是指冀南、河南、山西、陝東相連起來的地

35. 「國＝城」的用法，在西周文獻中雖不多見，但在春秋史料中卻相當常見。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春秋各國稱呼自己時從不用「敝國」，而都是用「敝邑」，其例不勝枚舉（《左傳》中無「敝國」但有「敝邑」；《國語》中「敝國」、「敝邑」二詞皆無）。此外，《左傳》記載鄭伐宋，入其郛（國都之外城）；宋派使者向魯國求救。魯隱公聽說鄭師已攻入宋都外城（外城裡就是國都範圍），原本準備出兵相救。但當他問宋使鄭師打到何處時，宋使卻回答：「還沒打到國都」（「未及國」），魯隱公很不滿，認為使者隱瞞淡化危急程度，於是便不出兵救援（左傳，隱五：47）。這裡「國」是指「國都」，即「城」。此外，《詩經》裡的一些作品裡，也有「國＝城」的用法：

- (1) 土國城漕，我獨南行。〈邶風·擊鼓〉
- (2) 心之憂矣，聊以行國。〈魏風·園有桃〉
- (3)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陳風·墓門〉
- (4) 淑人君子，正是國人。

正是國人，胡不萬年。〈曹風·鳩鳴〉

例 1 中的「土國」指築城。例 2 裡的「行國」指在城中無目的地走。例 3 和例 4 裡的「國人」指城中居民，這些居民多半是最初建「國」的征服者與當地貴族的親族，對於「國」的政治具有相當的參與度和影響力（杜正勝，1979；趙世超，1993：1-31）。

區，而是指「原野戰場中」之義。³⁶ 由於春秋史料中尚無稱吳國國都為「中國」之例，加上有「中原＝原中」的用法，因此把詞條 3 裡的「中國」理解為「國中」，或可視為一種有根據的解釋。

詞條 6 和 7 則都是把「中國」理解為「國中＝多城政治體中」的例子。詞條 6 是晉文公在城濮之役打敗楚國後，先後處死了三名違反軍令的大夫，晉國之「民於是大服」。《左傳》編作者評論說晉文公懂得善用刑罰，只處罰了三件罪就使人民順服，於是引〈民勞〉之句與此事互證，表示只要刑賞有度，就可以「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可以看到，這裡的「中國」並不是指鎬京，而是指晉國國內，即「晉國之中」。詞條 7 是鄭國執政子產戒其繼任者子大叔施政宜猛不宜寬，子大叔不聽，結果人民不懼法律，盜賊甚多，子大叔剿滅之，反而多傷人命。孔子引《詩》評論此事說：「民亦勞

36. a. 恥大國之士於中原，又殺其君以重之（國語，晉語三：312）。

b. 若以君之靈，得復晉國。晉、楚治兵，會於中原，其避君三舍（國語，晉語四：332）。

c. 吾先君闔廬不賁不忍，被甲帶劍，挺鉞搢鐸，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吳語：553）。

d. 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與大國執讎，以暴露百姓之骨於中原，此則寡人之罪也（國語，越語上：570）。

e. 夫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國語，越語下：584）。

詞條 c「以與楚昭王毒逐於中原柏舉」之句，韋昭注：「毒，暴也。中原，原中也」，可作為「中原＝原中」之明證。其他幾個詞條裡的「中原」也都是「原中」之義。如詞條 a 是秦、晉韓之役，晉惠公被俘，秦公子縶主張殺掉晉惠公，公孫枝反對，表示秦在原野戰場上使晉師蒙受敗戰之恥，如果又殺其國君而加重其恥辱，將為秦國帶來無窮後患。詞條 b 是晉公子重耳回答楚王的話，表示未來如果晉、楚之間發生戰事，在原野戰場中相遇，他將命晉師退後九十里，作為對楚王禮遇的報答。詞條 d 是越王句踐被吳所敗之後對越人說的話，表示自己不自量力和吳開戰，導致百姓暴骨於原野戰場之中。詞條 e 是越人伐吳至五湖，范蠡勸句踐不要受吳軍所激而和其決戰，表示事先在朝廷裡謀算好的戰略，到了原野戰場上就把它丟掉了，這樣行嗎？

關於「中原」問題，陳穗錚整理了先秦文獻裡的「中原」詞條，並指出「中原」即「原中」，而「原」指戰場（陳穗錚，1992：119-23）。他也整理了《詩經》裡許多「中 x＝x 中」（如中谷、中林、中河、中田）的倒裝用法（1992：69-70）。

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說的是以寬仁之政治民；「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說的是以嚴猛之政治民。孔子這裡講的是治國之道，他所引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其中的「中國」取的也不是鎬京之義，而是「國中（多城政治體中）」之義。

以上幾種意涵顯示，春秋時期「中國」一詞的主要意涵仍然只具有中性描述性質，指周王畿、諸夏集團以及諸夏集團的政治地理範圍，並沒有明顯的自負優越意涵。不過詞條 10 裡的「中國」一詞，似乎標誌了某種新思想的出現。以下我們就來看一下「中國」的這一種意涵。

6. 中國 = 文明

詞條 10 說的是齊桓公時「中國」北受狄人侵犯，南受楚國進逼，幸賴齊桓公的保衛才得以保全。這裡的「中國」釋為「諸夏」集團固然可通，但如果我們把它連繫到孔子對於齊桓公霸業的評價上看，則這裡的「中國」亦可釋為某種先進之文明。眾所周知，孔子認為管仲輔佐齊桓公所做出的最大貢獻是保全了某種先進文明（「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詞條 10 出自《春秋公羊傳》，它很可能繼承了孔子對於「夷狄」摧毀「中國」文明的恐懼。因此詞條 10 裡的「中國」，其意涵既可能是孔子以前的春秋時期的常用意涵，即指「諸夏」集團，但也可能是春秋晚期隨著孔子思想開始出現的一種新意涵，指「諸夏」集團所具有的先進文明。

三、「中國」與「天下」概念的形成

戰國時期是中國古代世界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在族群思想上

更是如此。後來成為中國族群思想之核心關鍵概念的「中國」概念，就是在戰國時期開始出現並初步成形。簡單地說，這個「中國」概念有三種意涵，一是政治地理（political-geographical）意義上的「中國」，二是文化意義上的「中國」，三是類族裔（quasi-ethnic）意義上的「中國」。本文限於篇幅，只討論其中最主要的意涵，即「中國」之政治地理意涵。就此一意涵而論，戰國文獻裡使用的「中國」一詞，主要是一種政治地理概念。

戰國時期「中國」一詞的使用，雖然多於春秋時期，但戰國時期另有一個和「中國」意涵相近、但使用程度遠遠超過「中國」的詞，那就是「天下」。由於戰國之人在談論「中國」問題時，主要使用的並不是「中國」一詞，而是「天下」，因此要瞭解戰國時期的「中國」概念，必須瞭解當時的「天下」概念。

然而「天下」一詞並非戰國時期才出現的。它西周文獻裡就已出現，這個詞本身也有它的演變過程。由於問題的複雜性，在以下的部份，筆者將把地理「中國」的概念分成三個部份加以處理：首先探討「天下」一詞的出現過程；其次說明戰國時期「天下」和「中國」這兩個概念的關係；最後再對戰國文獻裡「中國」一詞的各種用法和意涵做一檢視和整理。

在討論「天下」的問題之前，有必要簡單介紹一下安部健夫（Takeo Abe）《中國人の天下觀念》（1954）此一開創性研究的相關要點。安部健夫認為，商國的「帝」演變為周國的「天」，由「天」衍生出「天命」和「天子」概念；西周時期雖然已有「天之下」的思想，但較常用的詞是「四方」和「四國」；春秋時期，「天下」概念開始出現，其內涵乃是一種「上天-王-下民」的新政治概念結構；此一新概念由墨子大力發展建構，後來被戰國諸子共同繼承（安

部健夫，1954：1-64）。³⁷ 本文關於「天下」的討論，比安部氏的研究多出了以下進展：一、詳細整理分析各時期「天下」之意涵；二、深入分析「九州」、「四海」的概念，以及它們和「天下」的關係。因此，本文可與安部氏之研究互參。

（一）「天下」一詞的出現過程

1. 西周時期

在《尚書》的幾篇〈周書〉裡，已經存在「天下」一詞：

- （1）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召誥〉
- （2）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立政〉
- （3）太史秉書……曰：「……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文、武之光訓。」王再拜……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顧命〉
- （4）……王若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威畀四方。……」。〈康王之誥〉³⁸
- （5）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呂刑〉

又近年發現的夔（遂）公盃銘文有：³⁹

- （6）天……生我王、作臣，厥貴唯德民，好明德，顧在天下（李學勤，2006：128）。

37. 安部氏著作的後半部（安部健夫，1954：62-107），處理秦漢時期的「天下」觀，最後簡單討論「天下」概念的思想特點。

38. 〈康王之誥〉，學界多認為當屬〈顧命〉之後半部（屈萬里，1983a；劉起鈞、顧頡剛，2005）。

39. 李學勤（2005；2006）認為此盃屬西周中晚期器。

此外，《詩經》〈大雅·文王之什·皇矣〉也有：

- (7)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王赫斯怒……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這可能是「天下」一詞在《詩經》裡唯一的用例。

以上這些詞條裡的「天下」可以歸納為兩種意涵，一是「天之下」，⁴⁰ 指「天所主宰之下方人世」（詞條 5, 6, 7），二是「服屬於周王的各諸侯國」（詞條 1, 3, 4）。⁴¹ 從〈周書〉裡反覆申述天命的情形，⁴² 可知把人間世界稱為「天之下」，強調人間世界是在天之下、受天主宰的天的附屬物，應該是「天下」一詞的最初用法。⁴³ 與此相比，「天下=四方各諸侯國」的意涵已不那麼強調「天」，它所指涉的主要是人間世界，因此在思想次序上應該是比較後出的用法。可以看到，第一種意涵的「天下」，其重點在「天」而不在其下的人間世界；第二種意涵的「天下」，則把重點放在人間世界，指由周王王畿和服屬於周王的諸侯國相加所構成的那個政治世界。

2. 春秋時期

在春秋史料中，「天下」一詞的使用開始變得頻繁。⁴⁴ 這些「天

40. 《詩經》〈大雅·文王之什·大明〉裡的「天監在下，有命既集」的說法，已顯示出「天下=天之下」的意涵。

41. 至於詞條 2，學界傾向於認為，詞條 2 的文字和〈立政〉裡的其他部份不屬於同一篇文本（劉起鈺、顧頡剛，2005：1697-9）。

42. 關於周人的天命觀，參見傅斯年（2002）、郭沫若（2005）、許倬雲（2001：110）。

43. 甘懷真教授分析了〈皇矣〉裡的「天下」用法，指出：「這位上帝居高在上之『天』而『臨下』，此上帝『臨下』所監督的區域當即『天下』。……故可以初步推論，『上帝臨下』當是『天下』觀念的由來」（甘懷真，2005：22）。

44. 見於《左傳》者有：1. 天下之惡一也（莊十二：192）；2. 從君巡於天下（僖二十四：412）；3.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以親屏周（僖二十四：424）；4. 天下之民

謂之八愷(文十八:639);5.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成二:797);6.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成二);7.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干城(成十二:858);8.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襄十九:1047);9.獲罪於兩君,天下誰蓄之(襄二十六:1112);10.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襄三十一:1194);11.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昭七:1284);12.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昭九:1309);13.若如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昭八:1302);14.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昭十二:1341);15.初,靈王卜曰:「吾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昭十三:1350);16.若大城城父而寘天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昭十九:1402);17.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昭二十六:1475);18.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昭二十六:1477);19.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昭二十八:1494);20.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定四:1536);21.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定十:1583)。

見於《國語》者有:22.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周語上:33);23.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故能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令聞不忘(周語中:46);24.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周語中:51)……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創制天下……余一人其流辟於裔土,何辭之與有?若由是姬姓也……余何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其若先王與百姓何?(周語中:53);25.此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周語中:66);26.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民(周語中:75);27.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周語下:89);28.昔共工……欲壅防百川,墮高堙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周語下:94)伯禹……高高下下,疏川導滯……皇天嘉之,祚以天下(96)唯有嘉功,以命姓受氏,迄於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悖淫之心間之……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間之……(周語下:97-8);29.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魯語上:155);30.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將天下是王(魯語下:185);31.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魯語下:194);32.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為神(魯語下:202);33.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必得志於天下(齊語:217);34.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齊語:219);35.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齊語:224);36.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齊語:225);37.君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齊語:229);38.為遊士八十人,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遊於四方,以號召天下之賢士(齊語:230);39.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齊語:232);40.(齊)桓公憂天下諸侯……(安定魯、邢、衛)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己勦也,是故諸侯歸之……(桓公)使輕其幣而重其禮,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己也,故又大施忠焉……而伯功立(齊語:241);41.君若

下」的確實意涵難以盡知，不過我們大概可以推測：其中的意涵之一，是沿用西周時期已經出現的意涵，亦即王畿加上服屬於王的各諸侯國的範圍。不過這還需要進一步的分析。

春秋史料裡有三個詞，在意涵上互有關連，但在用法上顯然有所區別。這三個詞就是「諸夏」、「諸侯」、「天下」。「諸夏」是一種政治集團的自稱。在春秋史料裡，「諸夏」（及「諸華」、「夏」、「華」、「華夏」）的用例可參見附註。⁴⁵ 這些詞的使用

- 求置晉君，以成名於天下（晉語二：297）；42. 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晉語三：308）；43. 雖微秦國，天下孰弗患（晉語三：312）；44. 臣從君還軫巡於天下，惡其多矣（晉語四：343）；45. 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吳語：539）；46. 不智，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眾寡（吳語：557）；47. 凡吳之土地人民，越既有之矣，孤何以視於天下（吳語：561）；48. 自若以處，以度天下，待其來者而正之，因時之宜而定之……必有以知天地之恒制，乃可以有天下之成利（吳語：578）。
45. 諸夏：1. 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左傳，閔元：256）。2. 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左傳，僖一五：351）。3. 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左傳，襄十三：1002）。4. 晉之伯也，邇於諸夏。而楚辟陋，故弗能與爭（左傳，昭十九：1402）。5. 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左傳，哀二十：1716）。6. 若楚之克魯，諸姬不獲聞焉……彼無亦置其同類以服東夷，而大攘諸夏……（國語，魯語下：185）。7. 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國語，齊語：241）。8. 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國語，晉語一：251）。9. 赫赫楚國……撫征南海，訓及諸夏（國語，楚語上：487）。10. 諸夏不服吾而獨事晉，何也？唯晉近我遠也（國語，楚語上：497）。11. 故婉約其辭以從逸王志，使淫樂於諸夏之國，以自傷也……昔楚靈王……不修方城之內，踰諸夏而圖東國……（國語，吳語：541）。
- 夏：12. 戎、夏交梓……（國語，晉語一：249）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國語，晉語一：251）。13. 析公奔晉……寔讒敗楚，使不規東夏，則析公之為也（國語，楚語上：490）。14. 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左傳，僖二十一：392）。15. 聞君將靖東夏（左傳，襄二十二：1067）。16. 昔句之祖……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左傳，襄二十四：1088）。17. 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服齊、狄，寧東夏……子之功也（左傳，昭元：1201）。18. （晉文公）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左傳，昭十五：1372）。19.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左傳，定十：1578）。
- 諸華：20. 年。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好得。不若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失諸華，雖有功，猶得獸而失人也。安用之？（國

多半涉及「諸夏」以外的政治體或人群（即「諸夏」的「外人」），涉及的方式大致包括：一、在同一段話中提到「蠻」、「夷」、「戎」、「狄」或楚、吳、越等被視為「蠻」、「夷」、「戎」、「狄」的國家（詞條 1, 2, 3, 4, 6, 7, 8, 9, 11, 12, 13, 14, 17, 19, 20-28）；二、講話者是在對楚、吳、越等被視為「蠻」、「夷」、「戎」、「狄」的國家之人說話（詞條 5）；三、講話者自己是楚、吳、越等國之人（詞條 10）。沒有涉及「諸夏」之「外人」的情形只有三例（詞條 15, 16, 18）。可以看到，「諸夏」主要是一種相對於「外人」的自我稱呼，是一種我群概念。

春秋史料中，「諸侯」一詞的使用非常頻繁，不勝統計。這個詞是對當時國際社會成員的集體稱呼，主要指「諸夏」成員。⁴⁶ 春秋史料裡的「求諸侯」、「有諸侯」、「得諸侯」、「失諸侯」等

-
- 語，晉語七：412）。21. 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於今八年，七合諸侯，寡人無不得志（國語，晉語七：414）。22.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左傳，襄四：936）。23. 子教寡人和諸戎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左傳，襄十一：993）。24. 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左傳，昭三十：1508）。華：25.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同詞條 22）。26. 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左傳，襄十四：1007）。27. 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同詞條 19）。華夏：28. 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左傳，襄二十六：1121）。
46. 「諸侯=諸夏」的例子很多，以下隨舉兩例：「晉文公解曹地以分諸侯。僖公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始伯而欲困諸侯，故解有罪之地以分諸侯。諸侯莫不望分而欲親晉，皆將爭先，晉不以固班，亦必親先者，吾子不可以不速行。魯之班長而又先，諸侯其誰望之？若少安，恐無及也。』從之，獲地於諸侯為多」（國語，魯語上：153-4）。「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左傳，成八：837）。

用語就是最好例證，⁴⁷ 這些用語指對於「諸夏」集團之霸主地位的

47. 求諸侯：1. 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左傳，僖二十一：389）。2. 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左傳，僖二十五：431）。3. 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左傳，成六：431）。4. 許靈公……請伐鄭……卒於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左傳，襄二十六：1123）。5. 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左傳，昭元：1208）。6. 楚子……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左傳，昭四：1245-6）。7. 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求昏而薦女……（左傳，昭五：1268）。8.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左傳，昭七：1285）。9. 民親而未知義也，君盍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國語，晉語四：351）。

有諸侯：10. 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左傳，成八：837）。11. 厲公將伐鄭，范文子不欲，曰：「若以吾意，諸侯皆叛，則晉可為也。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得鄭憂滋長，焉用鄭？」（國語，晉語六：389）。12. 鄆之役，晉伐鄭，荊救之……樂武子欲戰，范文子不欲，曰：「……稱晉之德，諸侯皆叛，國可以少安。唯有諸侯，故擾擾焉。凡諸侯，難之本也……」（國語，晉語六：393）。

得諸侯：13. 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左傳，僖十六：369）。14.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左傳，僖二十八：459）。15. 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左傳，僖三十一：485）。16. 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左傳，昭四：1250）。17. 夫越新得諸侯，將必請師焉（左傳，哀二十五：1726）。18. 王叔子譽溫季，以為必相晉國；相晉國，必大得諸侯……（國語，周語中：72）。19. 夫晉新得諸侯……（國語，魯語上：153）。

伯諸侯：20. 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左傳，成十六：891）。21. 公子重耳其入乎！……若入，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晉語三：305）。22. 濟且秉成，必伯諸侯（國語，晉語四：345）。23. 天若棄吳，必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國語，吳語：537）。

失諸侯：24. 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左傳，宣十二：726）。25. 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左傳，成八：837）（同詞條1）。26. 樂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左傳，成十六：880）。27. 不慎，必失諸侯（左傳，襄十一：989）。28. 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貫皇之為也（左傳，襄二十六：1123）。29. 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左傳，昭三：1233）。30. 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也（左傳，昭十六：1380）。31. 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左傳，定元：1522）。32. 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旃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左傳，定四：1534）。

求、有、得、失。不過「諸侯」雖然指「諸夏」成員，它的使用並不經常涉及「諸夏」的「外人」。

春秋史料中的「天下」一詞，其出現次數多於「諸夏」，但遠少於「諸侯」。它應該是以「諸侯」為基礎而發展出來的概念，指當時的各諸侯國集體構成的那個政治地理範圍。從春秋史料中「有天下」、「得天下」、「王天下」、「取天下」、「祚以天下」、「賂以天下」、「尹天下」、「治天下」、「封殖天下」、「創制天下」、「紀綱天下」、「懷柔天下」、「施德天下」、「得志天下」、「剝亂天下」、「害天下」等用語來看（參見註 44 各詞條），可知這個範圍顯然是被當成某一種整體來稱呼。

比較需要探討的是：「天下」作為一個政治地理範圍，到底包含那些地區。在多數的用例裡，「天下」似乎只是指由「諸夏」成員國構成的政治地理範圍。然而在某些例子裡，「天下」顯然同時包括了「諸夏」成員國構成的政治地理範圍，以及這個範圍以外的地區。明顯的例子是以下詞條：

— 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故以親屏周（左傳，僖二十四：424）。

— 若大城城父而寘天子焉，以通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左傳，昭十九：1402）。

上一例說的是周國初期雖然「懷柔天下」，成為「天下」的共主，但仍擔心周國會遭到「外侮」，因此才藉著把周王親族封建到各戰略要點的方式，構成周國防禦外敵入侵的防線。這裡的「天下」顯然同時包括周國、周王國諸侯（「諸夏」）以及周王國以外的其他

33. 子服惠伯曰：晉信蠻夷而棄兄弟，其執政有貳。貳必失諸侯（國語，魯語下：190）。

34. 不可為也。……若君不死，必失諸侯（國語，晉語八：434）。

政治體（這些政治體構成了周國的潛在「外侮」）。而在下一例裡，「天下」很清楚地是由楚國、楚國北方的「諸夏」和楚國附近的政治體所構成，它的範圍並非只有「諸夏」的範圍而已。

除了以上分析過的詞條外，註 44 其他詞條裡的「天下」，哪些應作「『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解，哪些應作「『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其他地區」解，很難從文本本身看出，在此就不多做討論。

總結以上分析，從西周時期到春秋時期，「天下」一詞至少有三種意涵：

- (1) 天下 = 天所主宰之下方人世
- (2) 天下 = 周王國諸侯（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
- (3) 天下 = 周王國諸侯（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其他地區

在進入戰國時期以後，各國不再以「諸夏」自稱，「天下 = 諸侯（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的用法也就在戰國時期的史料中漸漸式微。而「天下 = 諸侯（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其他地區」的意涵，則成為戰國時期「天下」一詞的主要意涵（詳下）。有趣的是，「天下 = 天所主宰之下方人世」之意涵雖然比較古老，它卻沒有因為時代變化而走入歷史。隨著墨子與戰國諸子把「天」、「聖王」、「天下」連貫在一起，「天下 = 天所主宰之下方人世」的古老意涵被長期保存下來，表現為「天-聖王-天下」的連結。⁴⁸

值得一提的是，春秋時期晚期史料《論語》中，已經大量使用「天下」一詞。根據我們以上的整理，這些「天下」應該都是屬於第二種意涵，即「天下 = 諸侯（諸夏）之政治地理範圍」。

48.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所法度……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德，其明久而不衰，故聖王法之。……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73-6）。

(二) 戰國時期「天下」和「中國」的關係

「天下」一詞在戰國史料中的用例不計其數，⁴⁹ 可知它在戰國時期已經成為非常通用的語詞。即使在戰國器物銘文中也可看到「天下」一詞的使用，譬如戰國時期的中山王^譽鼎銘文裡，就引述了燕王噲禪讓子之為例，表示噲身為人主卻不能免於迷惑，乃至亡國喪身，「為天下^瘳（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007：No.2840）。⁵⁰中山國是鮮虞在春秋晚期所建（學界認為鮮虞的前身是春秋時的「白狄」；參見陳槃，1988：1179），但其君王在戰國時期同樣使用「天下」一詞，可知此詞在戰國時期的流行。在戰國史料中，「天下」一詞主要有兩個意涵，一是「天下=九州=中國」，二是「天下=九州+四夷」。前者可稱為狹義的「天下」，後者則可稱為廣義的「天下」。以下我們分別探討這兩種意涵。

1. 狹義「天下」=九州=中國

今日之人如果要描述戰國時期「中國」的範圍，大概會說：當時的「中國」，就是戰國七雄和其他中小型國家的總和。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以國別為地理劃分方式的做法。然而戰國時人對當時「中國」範圍的描述卻不是如此。當時描述「中國」的方式，主要是經由兩個核心概念：一是「九州」，二是「四海」。

(1) 九州

「九州」一詞在春秋史料中出現過三例：

- A. 咸有九州，處禹之堵（叔尸鐘銘文；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007：No.00272.1-00285.8）。
- B.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

49. 安部健夫曾做過初步統計（1954：27-8）。

50. 本條資料依一位審查人的建議補入，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致謝。

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啟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應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左傳，襄四：938-9）。

- C. 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左傳，昭四：1246-7）。

詞條C的「九州」，顧頡剛先生認為即春秋史料裡的「瓜州」，是當時的一個地區名稱。⁵¹ 詞條A, B裡的「九州」，則和戰國時期出現的「九州」概念有淵源關係；它們可能是戰國「九州」概念最早見於文獻之例。⁵²

-
51. 「其地蓋始自今陝西之極西部，或今甘肅之東南部，北由隴山（四嶽），南抵秦嶺；及逾潼關，則北暨崤函（荊山），南及熊耳之東（三塗），以迄於今河南中部之嵩山（陽城，太室），包有渭、雒、伊、汝諸水之流域」（顧頡剛，1937a：568；2005：50）。
52. 詞條A出於叔尸鐘銘文，此鐘為春秋晚期齊靈公時器（邢義田謂其作於566BC，參見邢義田，1987：19）。詞條B出於《左傳》，這段文字的主旨是臣子勸諫君王不要沉溺於田獵活動；然而這段文字所在的整段文字，其主旨卻是晉大夫魏絳向晉侯分析和戎之利益，因此諫田獵的文字和整段文字頗不相干；很多學者懷疑這段文字是從其他地方補入或錯入（童書業，2004：8）。如果這個懷疑正確，那麼這段文字能否作為春秋時期已有「九州」概念的證據，就頗成疑問。另外，《國語》〈魯語〉裡有「昔……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土……」的說法（國語，魯語上：155）；《禮記》鈔錄了這段文字，但記為「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禮記卷四十六，祭法：802）。由於這段文字裡已經出現五帝世系，因此它很可能也不是春秋文字，而是戰國產物。又〈魯語〉同段文字末尾並有「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之語（國語，魯語上：161），其中雖有「九州」一詞，但其「五行」一詞顯示它可能也是戰國時期文字。此外，《國語》裡也記載了齊桓公南伐征楚，其中有「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之語（國語，齊語：233）。但此段文字和《管子》〈小匡〉裡大致相同，加上其中所述齊桓公武功頗有小說家色彩，因此可能也不是春秋史料。簡言之，春秋史料裡較無可爭議之「九州」用例，當為叔尸鐘銘文與詞條C《左傳》引文。戰國以前史料中雖然少見「九州」一詞，但已存在一些和「九州」相關的概念，如「九有」、「九圍」、「九隅」、「九牧」（童書業，2004：49；陳穗錚，1992：155）。顧頡剛認為，「九州」原為「戎」所居之地區，後來演化為天下之通名；四嶽本亦為「戎」之先人所居之地區，後來演化為天下四方山鎮之通名。此一演化之過程，是「戎」的一些部族東遷（這些部族後來成為「華夏」），把其故鄉地名帶到東方（參見顧頡剛，1937a；2003；2005）。但亦有學者認為，「九州」之「州」本義為「水中可居者」（引《說文》；筆者按：叔尸鐘銘文「九州」之「州」構造與《說文》所列之古寫法相同，均象水中陸

戰國時期「九州」概念的主要論述，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容成氏〉、《尚書》〈禹貢〉、《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覽〉、《周禮》〈職方氏》。⁵³ 這些論述本身涉及許許多多的問題，譬如地名考釋問題、年代先後問題，論述觀點問題（論述所反映的是哪個地區甚至哪個國家的觀點），甚至文字考釋問題（如〈容成氏〉的州名隸定）等等。對於這些問題，學界仍存在許多爭議，其中有些可能永遠也不會有確定結論。⁵⁴ 本章對這些問題一律不做深入處理，僅在此對這些不同的「九州」論述做一些粗淺觀察。

首先，「九州」的劃分方式，似乎反映了戰國時期的地緣政治格局。整體而論，戰國時期的頭等強國是秦、楚、齊（魏先盛後衰，秦在魏衰後因商鞅變法而興起），次等強國是魏、趙、韓、燕；具有重要象徵意義的周國一直存在；其他則剩下以魯、宋為首的中小型國家（所謂「泗上諸侯」），還有位在趙、燕之間的中山國（白

地之狀），因此「九州」之稱呼應該和洪水傳說及禹治水傳說較有關係（胡阿祥，2003：38）。

53. 戰國文獻裡「九州」州名之各種版本，可整理如下：

文 獻	州 名
〈容成氏〉	夾 涂 競 冀 蓀 荆 鄢 敘 盧
《尚書》〈禹貢〉	冀 兗 青 徐 揚 荆 豫 梁 雍
《爾雅》〈釋地〉	冀 豫 豳 荆 揚 兗 徐 幽 營
《周禮》〈職方氏〉	揚 荆 豫 青 兗 雍 幽 冀 并
《呂覽》〈有始覽〉	豫 冀 兗 青 徐 揚 荆 雍 幽

關於〈容成氏〉的州名隸定，參見陳偉（2003），朱淵清（2004），晏昌貴（2004）。

54. 在各種「九州」論述中，〈禹貢〉受到學界的討論最多。關於學界討論〈禹貢〉的文獻，參見陳穗錚（1992：164-6），高師第（2006）。其他關於「九州」概念的研究，參見童書業（2004：48-50），劉起鈺、顧頡剛（2005：832-53），顧頡剛（2005），平勢隆郎（2007），胡阿祥（2003），曲英傑（2003）。

狄所建)。這種地緣政治格局，很清楚地反映在「九州」的規劃上。除了〈禹貢〉把巴、蜀之地列入「九州」，而〈容成氏〉的州名待考外，其他幾種「九州」論述之範圍都不出上述地緣政治格局的範圍，這個情形在《呂覽》版「九州」論述上特別明顯。⁵⁵

同樣從地緣政治觀點進行分析，則可看到〈禹貢〉版「九州」的範圍除了包括中原地區，也包括楚（荊州）、吳、越（揚州）、秦（雍州）地區。這顯示〈禹貢〉可能是在楚、吳、越（揚州）、秦（雍州）成為重要國家之後寫定的，因此它的寫定可能不會早於吳、越稱霸中原地區的時間，即春秋末期；甚至可能還晚於秦國開始強大之後（商鞅變法約在 359BC，秦變法強大後伐魏獲勝在 340BC；參見楊寬，2002：314、399）。又〈禹貢〉未將戰國時期的燕、代地區納入「九州」，可知它的寫定可能在燕、趙成為強國之前。

此外，〈禹貢〉把徐地納入「九州」並稱之為「徐州」，可知〈禹貢〉版「九州」論述的淵源之一，來自和徐地關係密切的地區。《爾雅》版「九州」論述把燕地納入，稱之為幽州。《呂覽》版與《爾雅》版相同，差別只在齊地的州名不同。但在《周禮》中，除了保持立燕為幽州的做法，還把冀州分割為二，山西部份為冀州，河北部份則稱之為并州。就此而論，如果九州之規劃是對地緣政治形勢的反映，那麼或許可以推測：〈禹貢〉作者並不重視燕地，因此〈禹貢〉可能是在燕國成為重要國家之前寫定的。相對於此，《爾雅》和《呂覽》則反映了燕國作為戰國時期不容忽略的大國的形勢。而《周禮》中的并州，相當於戰國時期的趙國和中山國之地，這或

55. 童書業分析《呂覽》版「九州」論述後指出：「由此知『九州』制度之背景，實為春秋、戰國之疆域形勢」（童書業，2004：50）。

許顯示《周禮》〈職方氏〉的作者相當重視趙國、中山國的存在。⁵⁶

第二，九州裡的某一些州名，很可能是某地區長久相傳的名稱。

《墨子》提到：

古者禹治天下，西為西河、漁竇，以泄渠、孫、皇之水。北為防、原、派，注后之邸，疇池之竇，洒為底柱，鑿為龍門，以利燕、代、胡、貉與西河之民。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為江、漢、淮、汝，東流之，注五湖之處，以利荆楚干越與南夷之民（墨子，兼愛中：325-34）。

這段文字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一方面提到了冀州，在另一方面雖然提到了其他地區（西河；燕、代、胡、貉；荆楚；干越），卻並沒有用州名稱呼這些地區（如稱西河為雍州，稱燕為幽州，稱代、胡、貉為并州或冀州，稱荆楚為荊州，稱干越為揚州）。這或許顯示：「冀州」是一個很早就存在的地區名稱，而其它地區則是較晚才被賦予州名。

第三，各文獻裡的九州州名雖然頗有交集，但州名所對應的地區卻不盡相同。幽州以南，冀州、豫州以東的部份，〈禹貢〉、《爾雅》、《呂覽》都把它分為兗、青、徐三州，《周禮》則只分為兗、青兩州（徐州被納入兗州範圍），而〈容成氏〉則分為夾、涂、競、瀆四州。又如《墨子》前引文裡的冀州，其所對應的地區似乎主要是〈禹貢〉的豫州和兗州，旁及〈禹貢〉冀州地區的一部份。⁵⁷ 可

56. 顧頡剛認為幽州、并州之納入「九州」，反映了戰國時期燕、趙闢地之情形：「予嘗疑幽、并二州之得建立於分州之學說中，由於燕、趙二國之拓地……今案……幽州……是此州為燕國及其新拓之五郡，實無可疑……至於并州……此與〈趙世家〉所言拓地亦相合……」，但他認為此一可能解釋仍有其不盡可解之處（顧頡剛，1937b：331）。

57. 《墨子》：「東方漏之陸，防孟諸之澤，灑為九澮，以楗東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陸是大陸澤，在〈禹貢〉屬冀州範圍；孟諸澤在〈禹貢〉屬豫州範圍（「被孟豬」）。

以看到，在《墨子》這段引文裡，「州」的範圍是很大的；然而這種地理規劃觀點，和〈禹貢〉、《爾雅》、《呂覽》、《周禮》都不相同。據此而論，則〈容成氏〉的觀點可能也別有淵源，未必只是〈禹貢〉、《爾雅》、《呂覽》、《周禮》州名的不同寫法。⁵⁸

綜合以上觀察，或許可以得出兩點心得。一、〈容成氏〉、〈禹貢〉、《爾雅》〈釋地〉、《呂氏春秋》〈有始〉、《周禮》〈職方氏〉各自呈現的「九州」論述，應當視為各種不同觀點的反映；並非只有一種敘述是對的，其他的敘述都是它的分化或訛變。⁵⁹ 二、這些觀點和地緣政治形勢可能有密切關係。

不過「九州」概念和戰國時期族群思想關係最密切的部份，並不是以上這些問題，而是這個概念本身所具有的意義。「九州」概念的最主要特徵，就是把世界（狹義「天下」）當作一個整體來想像，而且這個整體並不以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為構成單位（如後世的「列國指掌圖」），而是以地區為構成單位，春秋、戰國時期的國家只是分布在地區上的政治體（在《呂覽》〈有始〉裡，主要國家則被用來充當某個地區的政治地標）。在沒有中國全圖的時代，把由列國構成的世界加以消融，融化成一個沒有國界、只有州界、同屬「天下」的世界，並且把這個世界當作一個整體「天下」來加以想像，這是「九州」概念的最重要特徵。簡言之，隨著「九州」概念的風行，春秋戰國時期的列國雖然依然存在，還沒有被兼併統

九澮似乎是〈禹貢〉兗州部份的「九河」，而「隄東土之水」說的也是〈禹貢〉兗州範圍。

58. 平勢隆郎認為〈容成氏〉反映了荊州本位觀點，《墨子》引文則是對此一觀點的批評（2007：80-1）。

59. 屈萬里在指出各種「九州」論述的不一致之後認為：「則是關於九州之傳說，亦殊紛紜。本篇（指〈禹貢〉）所載，只是諸說之一耳」（屈萬里，1983a：48）。

一，但它們其實已經先在人們的想像中被統一為一個「天下」了。在戰國文獻裡，不乏「九州」和「天下」連用或互通的例子。⁶⁰ 可以看到，戰國時人定義（狹義）「天下」的範圍時，主要是經由「九州」。

（2）四海

接下來我們要看另一個重要的概念，即「四海」。在戰國文獻裡，「海」至少有兩種用法，一是指海洋（譬如〈禹貢〉裡的「海」都是這種用法），二是指「蠻夷戎狄居住之地」。後一種用法比較特別，過去也較少受到學界討論，以下我們就加以深入探討。

「海＝蠻夷戎狄之地」的經典表述，見於《爾雅》〈釋地〉的記載：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爾雅卷七：113-4）。⁶¹

「海」的這種用法雖然特別，它的可靠性卻相當大，因為鄭玄在注釋群經時就一再引用它作為「海」的注解。⁶² 類似的用法也見於《山

60. 故古者堯舉舜於服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墨子；尚賢：131-2）。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寢廟、山林名川之祀（呂氏春秋，季冬紀：623）（並見於禮記卷十七，月令：349）。

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莊子，在宥：304）。

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莊子，秋水：429-30）。

61. 《爾雅》這段文字似乎有兩個版本，一是「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二是「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孔穎達指出，鄭玄在注《周禮》〈職方氏〉及〈布憲〉條時引用的就是第二種版本，而《爾雅》李巡注也顯示李巡所注解的《爾雅》文本為第二種版本，因此「《爾雅》本有兩文」（參見《詩經》〈蓼蕭〉毛序之孔疏，見詩經卷十一：348）。

62. 如《詩經》〈蓼蕭〉毛序云「〈蓼蕭〉，澤及四海也」，鄭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又《周禮》調人條云「調人，掌司萬民之難而諧和之……凡和難，父之讎，辟諸海外」，鄭注：「和之，使辟於此，不得就而仇之。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卷十四：215）。又《周禮》〈職方氏〉條云「職方氏掌天下之

海經》的篇名。《山海經》包括《山經》、《海經》兩部份（《荒經》學者認為是《海經》之補充，參見譚其驤，2001），其中《山經》又名《五藏山經》，「藏」是「內」之義，因此「五藏山經」即「五內山經」，敘述的是「九州」範圍內的山岳地理（分成五組山系加以敘述；參見譚其驤，1982）。之所以稱作「內」，是因為山經所述山系位在「九州」，外面被「海」（指四夷，詳下）包圍，因此這些山系就成了在「海」之「內」的山系。⁶³

《山海經》裡的「海」也有兩義，一指海洋之海，譬如：

……崙勺之山，其上多梓枏，其下多荊杞，滂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海（山海經，南次二經：9）。

另一義則指四方蠻夷戎狄之地；《山海經》裡的〈海內東（西、南、北）經〉、〈海外東（西、南、北）經〉、〈海內經〉等卷名，其中的「海」字都是此義。檢視這些章節，其內容記載的全是各國的名稱，這些國名有許多是其他戰國文獻裡所記載的蠻夷戎狄，如〈海內南經〉提到雕題國、氐人國；⁶⁴〈海內北經〉提到犬封國（即犬戎國）、匈奴、⁶⁵東胡、夷人、貊國；⁶⁶〈海內東經〉提到蓋國、

圖，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鄭注：「《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卷三十三：498）。又《周禮》布憲條云「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鄭注：「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卷三十六：547）。

63. 「“藏”，意同“內”，“山經”上加“五藏”兩字，是說這五篇所記述的山川都在內地，即華夏範圍之內。《海內四經》的“海”，用的是《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義，指不在華夏範圍內的地區。較近者為“海內”，較遠者為“海外”；“大荒”為極遠之地。荒經是海經的補充，故一般將《山海經》全書分為山、海兩部分時，荒經包括在海經之內」（譚其驤，2001）。

64. 因錯簡而列於〈海內南經〉。關於各項錯簡情形，參見袁珂（1983：283-4）。

65. 因錯簡而列於〈海內南經〉。

朝鮮；⁶⁷〈海內西經〉提到西胡、⁶⁸大夏、月支。「海」在這些地方都指蠻夷戎狄居住的地帶，並沒有「海洋」的意思，因為這些蠻夷戎狄之國絕大多數不是在海洋之中。這些蠻夷戎狄所在的地區，就是所謂的「四海」。⁶⁹所謂「海內」，指的是這個地帶內側靠近「九州」的部份；所謂「海外」，則是指這個地帶外側的部份（譚其驤，2001）。

「海＝蠻夷戎狄之地」的用法，還可見於《戰國策》。《戰國策》〈秦一〉裡記載了秦臣張儀和司馬錯辯論應否伐蜀的故事；司馬錯表示：

夫蜀，西辟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眾，而被己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戰國策，秦一，張儀與司馬錯爭論：202）

引文裡的「西海」，《戰國策》的箋證者范祥雍引《爾雅》〈釋地〉前引文為據，認為：「是當時對蠻夷族之居中國四周者並稱為海，非真有海水也。」他並指出，《荀子》中論秦國形勢有「負西海而固常山」之語，其中的「西海」指的也是蜀地之義（參見戰國策：207）。⁷⁰

以上我們說明了戰國文獻中「四海＝四方蠻夷戎狄之地」的用

66. 因錯簡而列於〈海內西經〉。

67. 因錯簡而列於〈海內北經〉。

68. 因錯簡而列於〈海內東經〉。

69. 持類似看法者除了譚其驤（2001），還有任乃強（1986：317）：「“海內外”的海字，是用《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之義，等于現代語“少數民族地區”，非海洋、湖海之義」。

70. 《史記》司馬貞〈索隱〉有不同看法，詳後關於作為海洋之「西海」的討論。

法。但戰國文獻裡還有一種「四海」的用法，即「四海＝四海之內＝（狹義之）天下」，這種用法在戰國文獻裡相當常見。⁷¹ 對於「四海」的這種用法，鄭玄的注解是「四海，猶四方也」。這個注解見於《周禮》的一段文字：

凡將事于四海、山川，則飾黃駒。（鄭注：「四海，猶四方也。」）
（周禮卷三十三：496）。

對於鄭玄此注，賈公彥的疏解釋說：「云『四海猶四方也』者，王巡狩，惟至方岳，不至四海夷狄，故以四海為四方」（同上）。然而賈疏把「四方」釋為「方岳」，似乎略有誤導。事實上，在同卷的稍後部份有這樣的文字：

凡邦國大小相維，王設其牧；制其職，各以所能；制其貢，各以所有。王將巡守，則戒于四方，曰：「各脩平乃守，攷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周禮卷三十三：502）。

又同卷〈訓方氏〉條云：

訓方氏掌道四方之政事，與其上下之志；誦四方之傳道；正歲

71.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堯曰：178）。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孟子，離婁上：126）。

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莊子；外物：728-9）。

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頓莫甚焉……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荀子，王霸：495）。

聖人執要，四方來效。虛而待之，彼自以之。四海既藏，道陰見陽（韓非子，揚權：137）。
孔子曰：「三無乎，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王服之喪。君子以此皇于天下。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視也，而得既塞於四海矣，此之謂三無。」……
孔子曰：「……無聲之樂，施及孫子。無體之禮，塞于四海。無服之喪，為民父母。……」（上博二，民之父母）。

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禮記卷二十四，禮器：473）。

則布而訓四方，而觀新物。……

遠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墳衍遠隰之名，物之可封邑者（周禮卷三十三：504）。

又卷三十六〈布憲〉條云：

布憲，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詒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鄭注：「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卷三十六：547）。

由上可知，鄭玄「四海，猶四方也」之注，意思顯然是：此處之「四海」，相當於《周禮》他處之「四方」。事實上，「布憲」條本身就對「四方」作了很好的解釋：「達於『四海』」。綜合以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四海」一詞的另一種用法，即「四海＝四方＝達於四海的九州之地」。

另外有必要指出的是，戰國文獻裡確實有一些「四海」之「海」指「海洋」的明確用例，如：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孟子，離婁下：145）。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孟子，告子下：222）。

然而這裡的「四海」是否應當解作「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呢？戰國文獻顯示，當時之人使用「東海」、「南海」、「西海」、「北海」時，同樣有兩種用法。第一種用法，是這些「x海」指某一地區，如：

子不耕於東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呂氏春秋，必已：837）。

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稻（呂氏春秋，本味：746）。

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荀子，王制：373）。

其中「南海」一詞已見於春秋史料：「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

是風馬牛不相及也」（左傳，僖四：289）；「赫赫楚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左傳，襄一三：1002）；對此陳槃先生指出：「奄……同于掩蓋、掩覆，是上國對屬土的語氣。……『南海』，當指大江以南直至南海之濱。鄭襄公對楚莊王說：『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這所謂由江南以至海濱，就是南海」（陳槃，1993：389-90），可知此處之「南海」並非指南方之海洋，而是指由江南到海濱之地區。依此類推，可知前引文中的「東海」、「西海」、「北海」亦均指地區。

第二種用法，是這些「x海」指海洋，如：

禹立……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呂氏春秋，古樂：289）。

魚之美者：……滄水之魚，名曰鱈，其狀若鯉而有翼，常從西海夜飛，游於東海（呂氏春秋，本味：745）。

蛇謂風曰：「……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莊子，秋水：448-9）。

挾大山以超北海……（孟子，梁惠王上：22）。

據此而論，戰國之人雖然有「九州」之四方各有「東海」、「南海」、「西海」、「北海」四個海洋的想法，但孟子所說的「原泉混混……放諸四海」、「禹以四海為壑」的「四海」，似乎並不包括「西海」。

⁷² 那麼孟子的話要如何解釋呢？比較可行的解釋有二，一是在「九

72. 《史記》〈張儀列傳〉司馬錯曰：「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利盡西海，而天下不以為貪」（同《戰國策》秦一），司馬貞〈索隱〉云：「西海，謂蜀川也。海者珍藏之所聚生，猶為謂秦中為陸海然也。其實西亦有海也。」瀧川資言〈考證〉不同意此說，指出：「中井積德曰：盡西海，謂西方盡地域也。……漢人常稱有四海之內，其實漢之土唯東、西（筆者按：西當為南之誤）有海，而西、北無海，只是二海而已，要之勿以文害意可也」（史記：915）。繆文遠亦指出：「或以為西海指今西寧西之青海湖，似與文義不合，因司馬錯明指攻蜀而言，不得遠至今青海省」（繆文遠，1998：100）。可以看到，司馬貞提出了兩個論點：一、「九州」之西方有「西海」（「其實西亦有海也」）；二、認為「利盡西海」之「西海」即蜀地之各條河川（「西

州」的北、東、南方另外找出一個海，以之作為禹治水的出水處或「九州」的界限；二是認為「四海」並無具體實指，只是籠統表示「數個海」之義。清儒閻若璩其實也看出了這個問題，因此他雖然強調「四海」除了兼有「蠻夷戎狄之地」與「四海內之四方=九州」兩義之外，還有「四海」之「海」為「海洋」之義（「此得謂不以水言邪？」），但對於「四海」的具體所指，他就避而不談。⁷³

總結以上所述，則戰國文獻裡的「四海」其實有三種意涵：

- 四海=蠻夷戎狄之地
- 四海=九州=（狹義的）天下
- 四海=海洋

瞭解了「九州」和「四海」的概念，我們就可以進一步討論戰國文獻裡「四海之內」或「海內」等詞的意涵。不論「四海」是指蠻夷戎狄之地還是四個海洋，「四海之內」或「海內」都是指「九州」的範圍，即狹義的「天下」，也就是當時之人所認知的「中國」。關於「四海之內、海內=九州=狹義天下=中國」的例子，可參見

海，謂蜀川也」。針對論點一，瀧川資言和中井積德指出「九州」之西方並沒有「西海」，繆文遠也指出不得以青海為「西海」；針對論點二，瀧川資言和中井積德認為「利盡西海」之「西海」實指蜀地及其西之地。由於「海者珍藏之所聚生」之說法並無古文獻證據，因此司馬貞之說頗有曲解附會之嫌。

73. 閻若璩《四書釋地又續》：「胡肫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水。』余曾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邪？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遏密八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解者，如上云『天下慕之』，下云『溢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引自焦循，2007：564）。閻若璩雖然把「四海猶四方」之「四海」理解為四方之海洋，但他對於西方海洋的位置避而不談。

附註。⁷⁴

(3) 狹義「天下」（九州；中國）的範圍

以上我們說明了戰國文獻裡「四海之內」或「海內」意指「九州＝中國」的用法。那麼當時之人認為「九州」（狹義「天下」；中國）有多大呢？最早出現的說法，是認為「九州」是一個四邊各三千里的方形範圍。譬如〈禹貢〉說到禹治水完畢、分畫九州之後定出各國的「服」（對王負擔的職責），其規定是：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鉶，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74. 1.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包咸注：君子疏惡而禮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論語，顏淵：106）。2. 是故古之仁人有天下者，必反大國之說，一天下之和，總四海之內（墨子，非攻下：440）。3. 四海之內，粒食之民，莫不搗牛羊，豢犬彘，潔為齋盛酒醴，以祭祀於上帝鬼神（墨子，天志上：646）。4.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孟子，梁惠王：23）。5. 《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湯始征自葛（孟子，滕文公下：111）。6. 四海之內共利之之謂悅，共給之之為安（莊子，天地：339）。7.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莊子，天道：353）。8. 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也。故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荀子，不苟：102-3）。9. 此君子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荀子，儒效：266）。10. 孔子周流海內，再干世主，如齊至衛，所見八十餘君……（呂氏春秋卷十四；遇合：822）11. 今欲并天下，凌萬乘，誅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戰國策，秦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142）。12. 且古者四海之內，分為萬國（戰國策，趙三，趙惠文王三十年：1086）。13.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禮記卷十一，王制：216）。

(尚書，禹貢：92-3)。⁷⁵

根據這種規劃，各國或各政治體對於王的義務，依其距離王畿的遠近而遞減。以京師為中心，半徑五百里內的地區，屬於王畿，具有甸服等級的義務。王畿以外五百里的地帶，具有侯服等級義務。再往外五百里地帶，是綏服等級義務區。這就是「九州」的邊界。再往外的兩層五百里地帶，即要服區和荒服區，就是蠻、夷、戎、狄之地；這些蠻、夷、戎、狄之國對「中國」的王只負擔象徵性的義務，只要在名義上表示臣服即可。依照此一規劃，「九州」的範圍是京師以外的甸、侯、綏服三層之加總，即一個半徑一千五百里、直徑三千里的範圍。根據《禮記》的說法，這個範圍截長補短之後，相當於一個正方形：

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衡恆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禮記，王制：267-8）。⁷⁶

這個正方形由九個小正方形(即「九州」)構成，每個小正方形(「州」)每邊一千里(「方千里」)，合起來的大正方形(「九州」)每邊三千里。《孟子》裡便提到了這樣的圖像：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趙岐注：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孟子，梁惠王：23）。

可以看到，後世注家如趙岐等都認為一個「州」是「方千里」，「海

75. 〈禹貢〉關於畿服制的部份，可能和記載九州地理的部份無關，是編定者將兩種不同的文獻合為同一篇文獻（劉起鈞、顧頡剛，2005：521）。西周中晚期的魯公盃銘文雖然已記載：「天命禹敷土，隨山濬川，迺差地設征……」（李學勤，2006：128），但這項記載只相當於〈禹貢〉關於九州地理的部份，和畿服制也沒有明顯關係。關於畿服制，參見顧頡剛（2005），王冠英（2001），羅志田（1998：1-34）。

76. 流沙、衡山、恆山之名，參見〈禹貢〉導山、導水章。關於《禮記》〈王制〉的寫作時間，楊天宇認為可能是戰國晚期（楊天宇，1997：192）。

內之地」即「九州」就是由九個這樣大小的「州」構成。「九州」範圍方三千里的說法，還可見於《呂氏春秋》：

凡冠帶之國，舟車之所通，不用象、譯、狄鞮，方三千里（呂氏春秋卷十七，慎勢：1119-20）。

「象、譯、狄鞮」是翻譯人員，這句話的意思是：交通可達、風俗語言相同的那個「中國」，是一個方三千里的範圍。

但在其他文獻裡，這個範圍則擴大為方七千里。譬如《周禮》所規劃的畿制和服制如下：

乃以九畿之籍，施邦國之政職。方千里，曰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周禮卷二十九：441）。

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周禮卷三十三：501）。

可以看到，〈禹貢〉的方五千里五服制，現在擴大為方萬里九服制。根據《周禮》的另一段記載，⁷⁷ 可知王畿加上侯、甸、男、采、衛、要（蠻）畿（總半徑 = 500 里 × 7 = 3500 里），就是「九州」的範圍（方七千里），而要（蠻）畿服以外，就是「九州之外」，屬於蠻

77.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殯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周禮卷三十七：565）。

夷戎狄之地（「夷、鎮、蕃/藩畿服」；「蕃國」），即「四海」。「九州」的範圍是每邊七千里的正方形，「四海」的範圍是三千里的地帶，因此「九州」加上「四海」等於一個方萬里的正方形，這就是廣義的「天下」。

以上這兩種版本（方三千里《禹貢》版；方七千里《周禮》版）的「九州」（狹義「天下」；中國）範圍，顯示出人們對於「中國」範圍之想像的擴大痕跡。這或許顯示《禹貢》的想像可能是比較早的版本，而《周禮》則是比較晚的版本。

2. 廣義天下 = 九州 + 四海 + x

以上我們以畿服制的概念為基礎，已經提到廣義的「天下」的概念，這個廣義的「天下」就是「九州」（狹義「天下」）再加上「四海」。這廣義「天下」的範圍也有幾個版本，第一是〈禹貢〉版，其範圍是方五千里（「九州」加要服、荒服）。第二是《周禮》版，其範圍是方萬里（「九州」加「夷、鎮、蕃/藩畿服」或「蕃國」）。除此之外還有第三個版本，即《呂覽》版，其範圍是方二萬八千里；⁷⁸ 此一版本所說的「四海」應當是四方「海洋」之義。根據此一說法，則廣義的「天下」似乎是「九州」加上蠻夷戎狄之地，是一個每邊二萬八千里的方形範圍。

然而除了以上三種論述外，戰國時期還有不少關於廣義「天下」的其他論述，這些論述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可稱為「州海荒極說」。此說主要見於《爾雅》。⁷⁹ 可以看到，這種論述至少區分了

78. 凡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八千里（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663）。

79. 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於濮鈞，北至於祝栗，謂之四極（郭注：皆四方極遠之國）。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郭注：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郭注：九夷在東，八狄在北，七戎在西，六蠻在

四個層次的地帶：以「九州」為中心，其外層一圈是「四海」（蠻夷戎狄），再外一層是「四荒」，其中的觚竹位在東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按其字面當也在西。最外一層是「四極」，至於泰遠、邠國、濮鉛、祝栗的所在則不可考。這個天下圖像的構造，由內向外依次是：九州、四海、四荒、四極。至於大平、大蒙、丹穴、空桐，其中丹穴似乎是南方日下之地，可能是日影所照的極限，而空桐則是北斗極星方位沒入地平線的位置；⁸⁰ 這四個點是否是廣義「天下」真正的界限，從《爾雅》文本裡看不出來。此外，「州海荒極說」還有一些其他版本，⁸¹ 這些版本中的一些地名、國名可以和〈禹貢〉及《山海經》互參。可以看到，以上各種論述在內容上既有交集又有出入，這個情形或許也和「九州」問題相類似，即戰國時期存在不只一種關於遠方的論述和想像。

除了「州海荒極說」，戰國時期關於廣義「天下」的另一種論

南。次四荒者）。峽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郭璞注：峽，去也；齊，中也）。北戴斗極為空桐（郭注：戴，值）。東至日所出，為大平。西至日所入，為大蒙。大平之人仁，丹穴之人智，大蒙之人信，空桐之人武（郭注：地氣使之然也）（爾雅卷七：113-4）。

80. 《淮南子》〈汜論〉高誘注：「丹穴南方，當日下之地；空洞戴斗極下之地」（周祖謨，2004：242）。

81. 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山海經，中山經：185）。

八極之內，有君長者，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尸子卷下：507）。

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663）。

會有一欲，則北至大夏，南至北戶，西至三危，東至扶木，不敢亂矣（高注：亂猶難也）（呂氏春秋，為欲：1303）。

先王之索賢人無不以也，極卑極賤，極遠極勞。……禹東至樽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播天之山，烏谷、青丘之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櫛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禹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以求賢人……至勞也（呂氏春秋，求人：1524）。

述，是鄒衍的「九州推衍說」。鄒衍的學說，除了有名的五德轉移說外，就是九州推衍說。《史記》描述了他的思想特點。⁸² 可以看到，鄒衍以當時人熟悉的「九州」概念為基礎（「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由此想像推衍出一個類似但更大的世界（「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這個更大的世界裡有更大的九州，每一州都有九個「九州」那麼大；這更大的九州加在一起，是「九州」的八十一倍。按照這種推衍法，更大的九州之外自然還有更更大的九州，等等。簡言之，只要把「九州」的事物不斷放大，就可以想像出「九州」以外的無窮世界，這就是鄒衍的推衍法。事實上，《莊子》或是《山海經》裡都可以看到鄒衍推衍法的影子。⁸³

（三）戰國文獻裡「中國」一詞的七種意涵

以上我們對戰國時期「天下」、「九州」、「四海」的概念作了基本的說明，並以這些概念為基礎，釐清了當時所具有的「中國」

82. 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史記：944）。

83. 其見於《莊子》之例，譬如：「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豐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莊子，秋水：429）。《山海經》〈海外東（西、南、北）經〉裡的奇怪居民，有的胸部起結或有洞（海外南經結匈國、貫匈國），有的遍體羽毛（海外南經羽民國），有的有三個頭或三個身體（海外南經三首國；海外西經三身國），有的手臂特長（海外南經長臂國）或只有一臂一眼一鼻孔（海外西經一臂國）或一臂三眼（海外西經奇肱國），不一而足。這些奇形怪狀顯然都是以「九州」之人的形體為本（「先驗小物」），再以推衍法予以誇大加減變形而得出的想像。

概念。根據這些認識，現在我們可以對戰國文獻裡「中國」一詞的用法作一檢視，以明瞭它們的幾種意涵。

在檢視戰國文獻裡的「中國」詞條時，筆者採用王爾敏先生已做出的相當詳備的整理表（王爾敏，2003：388-400），僅略做增補訂誤。⁸⁴ 經過歸納整理，這些詞條裡「中國」一詞的意涵至少可分為七種，以下我們就一一說明這七種意涵。⁸⁵

1. 中國 = 諸夏集團

戰國文獻裡「中國」詞條的第一種意涵，是指春秋時期的「諸夏」集團。這種用法顯然是春秋時期「中國 = 諸夏集團」用法的延續。此一意涵的「中國」詞條參見附註。⁸⁶ 限於篇幅，筆者不逐一

84. 關於訂誤部份，王表《戰國策》〈趙策〉「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之句的句讀有誤，當為「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又王表所引《呂氏春秋》〈論威〉、〈去尤〉兩段文字，其實分屬〈簡選〉和〈聽言〉。

關於增補部份，王表漏〈秦策〉一條：「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戰國策，秦三，秦客卿造謂穰侯：286）；〈齊策〉漏「劫趙魏，疏中國」一句；又漏〈韓策三〉一條：「中國白頭遊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戰國策，韓三，韓人攻宋：1596）。此外，王表雖收《禮記》但未收《大戴禮記》。然而最近出版的上博戰國楚竹書（七）之〈武王踐祚〉，在內容上與《大戴禮記》中的〈武王踐祚〉大致相同，顯示《大戴禮記》可能和《禮記》一樣保存了不少戰國文獻，因此筆者亦將前者的相關詞條補入。

85. 筆者原稿中未將《公羊傳》、《穀梁傳》及《黃帝四經》的「中國」詞條納入討論。因一位審查人的批評，筆者經考慮後將這些詞條納入。由於此一增補，筆者所整理出之戰國時期「中國」意涵由原本的五種增加為七種。謹在此向這位審查人深致感謝。

86. 1. 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傳，隱七：38）（戎執凡伯）。
 2. 曷為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公羊傳，莊十：90）（楚獲蔡侯獻舞）。
 3. 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公羊傳，莊十八：97）（魯莊追戎）。

4. 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公羊傳，僖二：124）（齊宋江黃盟於貫澤）。
5. 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公羊傳，僖九：134）（以貫澤之會與葵丘之會對比）。
6. 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公羊傳，僖二十一：143）（楚執宋襄）。
7. 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公羊傳，宣十五：207）（晉滅赤狄潞氏）。
8. 取之，則曷為不言取之？為中國諱也。曷為中國諱？諱伐喪也（公羊傳，襄二：240）（晉城虎牢）。
9. 曷為不言其大夫弑之？為中國諱也。曷為為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鄆，其大夫諫曰：「中國不足歸也。則不若與楚。」鄭伯曰不可。其大夫曰：「以中國為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為疆，則不若楚。」於是弑之（公羊傳，襄七：244）（歸生弑君）。
10. 賊未討，何以書葬？為中國諱也（公羊傳，襄八：244）（諸夏不討歸生弑君）。
11. 此大鹵也，曷為謂之大原？地物從中國，邑人名從主人（公羊傳，昭元：274）（晉荀吳敗狄於大原）。
12.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鬻何？吳少進也（公羊傳，昭二十三：299-300）（吳敗楚與諸夏之師）。
13. 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公羊傳，昭二十五：301）（鶴鶴來巢）。
14. 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復曰：「……楚人為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也。」（公羊傳，定四：321）（吳伐楚）。
15. 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公羊傳，哀十四：355）（獲麟）。
16. 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穀梁傳，桓二：36）（魯桓受宋郟大鼎）。
17. 何為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穀梁傳，莊十：76）（楚執蔡侯獻舞）。
18. 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穀梁傳，僖二十七：147）。
19. 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害中國，瓦石不能害（穀梁傳，文十一：174）（叔孫得臣敗長狄）。
20. 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穀梁傳，宣十一：201）（楚入陳）。
21. 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穀梁傳，宣十五：203）（晉滅赤狄潞氏）。
22. 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穀梁傳，成九：226）（楚滅莒）。
23. 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穀梁傳，成十二：230）（晉敗狄）。
24. 若言中國焉，內鄭也（穀梁傳，襄二：244）（諸夏城虎牢）。
25. 吳謂善伊，謂稻緩。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傳，襄五：246）（晉會吳於善稻）。

解說。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詞條多出自《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這種「中國」用法可能一方面延續了春秋時期「中國＝諸夏集團」的用法，另一方面反映了內「諸夏」而外「夷狄」、尊「諸夏」而卑「夷狄」的思想。

2. 中國＝中原地區

-
26. 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繒，中國也，而時，非滅也（穀梁傳，襄六：248）（莒滅繒）。
 27. 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弑而死。其不言弑，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穀梁傳，襄七：249）（鄭僖公被弑）。
 28. 其曰遂何？不以中國從夷狄也（穀梁傳，襄十：252）（諸夏隨吳滅傅陽）。
 29. 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並焉，無善事則異之，存之也。……致祖之會，存中國也（穀梁傳，襄十：252-3）（魯襄自祖之會返國，告廟）。
 30. 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穀梁傳，襄三十：275）（諸夏為宋災會於澶淵）。
 31. 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傳，昭元：277）（晉荀吳敗狄）。
 32. 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穀梁傳，昭五：277）（魯敗莒）。
 33. 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穀梁傳，昭十一：288）（楚王殺蔡靈公）。
 34. 兩夷狄曰敗。中國與夷狄亦曰敗（穀梁傳，昭十七：298）（楚與吳戰）。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穀梁傳，昭二十三：303-4）（吳殺胡、沈之君）。
 35. 來者，來中國也（穀梁傳，昭二十五：306）（鸚鵡來巢）。
 36. 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於楚也。……子胥曰：「……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穀梁傳，定四：321-323）（吳伐楚）。
 37. 《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穀梁傳，哀四：341）（盜弑蔡侯申）。
 38. 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穀梁傳，哀十三：350）（吳晉黃池之會）。
 39. 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穀梁傳，哀十四：352）。

戰國文獻裡「中國」詞條的第二種意涵，是指中原地區。所謂中原地區，是指春秋時期「諸夏」集團的政治地理範圍，而楚國、吳國、越國、秦國並不包括在內。具有此一意涵的「中國」詞條參見附註。⁸⁷ 其中詞條 40 和詞條 43 都以「中國」和越相對。詞條 44

-
87. 40. 昔者文公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國而霸諸侯；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三子之能達名成功於天下也，皆於其國抑而大醜也（墨子，親士：2-4）。
41. 今執厚葬久喪者之言曰：「厚葬久喪，果非聖王之道。夫胡說中國之君子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哉？」子墨子曰：「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昔者，越之東有輶沐之國者，其長子生，則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居處。」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楚之南有炎人國者，其親戚死，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燻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為而不已，操而不擇。則此豈實仁義之道哉？此所謂便其習而義其俗者也。若以此若三國者觀之，則亦猶薄矣。若以中國之君子觀之，則亦猶厚矣（墨子，節葬下：621-6）。
42. 魯陽文君語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國者橋，其國之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美則以遺其君，君喜則賞其父。豈不惡俗哉！」子墨子曰：「雖中國之俗，亦猶是也。殺其父而賞其子，何以異食其子而賞其父者哉！苟不用仁義，何以非夷人食其子也？」（墨子，魯問：1136-8）。
43. 子墨子謂公尚過曰：「子觀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將聽吾言，用我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群臣，奚能以封為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墨子，魯問：1150-3）。
44.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23）。
45.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汎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傷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禹疏九河……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憂者，農夫也。……為天下得人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孟子，滕文公上：97-8）。

46.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孟子，滕文公下：117）。
47.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孟子，離婁下：141）。
48.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曰：「不可。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饗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孟子，告子下：221）。
49.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國之君子，明乎禮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出而見客，入而歎。……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成玄英疏：「中國，魯國也。」）（莊子，田子方：551）。
50. 故智載於私，則所知少；載於公，則所知多矣。何以知其然？夫吳越之國，以臣妾為殉，中國聞而非之，怒則以親戚殉一言。夫智在公，則愛吳越之臣妾；在私，則忘其親戚。非智損也，怒奔之也。好亦然。語曰：莫知其子之惡也。非智損也，愛奔之也。是故夫論貴賤、辨是非者，比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匹夫愛其宅，不愛其鄰；諸侯愛其國，不愛其敵；天子兼天下而愛之大也（尸子卷上：489-91）。
51. 程，中國謂之豹，越人謂之貘（尸子卷下：569）。
52. 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疆殆中國，無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王天海注：「中國，中原之國也。」）（荀子，王霸：478）。
53. 今秦……威動海內，疆殆中國，然而憂患不可勝校也，認認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荀子，疆國：663-4）。
54. 昔者戎王使由余聘於秦……內史廖曰：「臣聞戎王之居，僻陋而道遠，未聞中國之聲……」（韓非子，十過：222）。
55. 夫越雖國富兵彊，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制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韓非子，孤憤：246）。
56. 使燕王內憎其民而外愛魯人，則燕不用而魯不附。民見憎，不能盡力而務功；魯見說，而不能離死命而親他主。……當今之世，為人主忠計者，必無使燕王說魯人，

- 無使近世慕賢於古，無思越人以救中國溺者。如此，則上下親，內功立，外名成（韓非子，用人：548-50）。
57. 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道為宰于湯。百里奚以秦為亂，道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韓非子，難一：862）。
58. 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韓非子，難勢：946）。
59. 誠能亡齊，封君於河南，為萬乘，達途於中國，南與陶為鄰，世世無患（戰國策，秦三，秦客卿造謂穰侯：286）。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戰國策，楚三，唐且見春申君：861-2）。
60. 且夫宋，中國膏腴之地，鄰民之所處也。與其得百里於燕，不如得十里於宋。伐之，名則義，實則利。王何為弗為？（戰國策，燕二，客謂燕王曰：1764-5）。
61. 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庫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呂氏春秋，簡選：446）。
62. 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1255）。
63.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哭諸縣氏（禮記卷八，檀弓上：146）。
64. 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孔疏：「『盛威於中國也』者，象武王之德盛大，威武於中國。」）（禮記卷三十九，樂記：695-6）。
65. 夏桀、商紂羸暴於天下，暴極不辜，殺戮無罪，不祥於天。粒食之民，布散厥親……不告朔於諸侯，玉瑞不行。諸侯力政，不朝於天子。六蠻、四夷，交伐於中國（大戴禮卷十一，用兵：1206-11）。
66. 築蔡、鄆陵、培夏、靈父丘，以衛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鄴蓋與社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勸於中國也（管子卷八，小匡：440）。
67. 以負海攻負海（注：「謂以蠻夷攻蠻夷。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管子卷九；霸言：479）。王爾敏先生認為此句中的「中國」當釋為「中等之國」（王爾敏，2003：371）。
68. 修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察，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

之「中國」似不包括秦、楚。詞條 45 後半段以「中國」與楚相對，可知指中原地區，從而可知其前半段之「中國」亦指中原地區；詞條 46 之用法與詞條 6 前半段同。詞條 47 顯示「中國」不包括東方之地（東夷）和岐周之地（西夷），故當指中原地區。詞條 48 以「中國」和位在代地的貉地相對，可知指中原地區。詞條 49 之成玄英疏顯示溫伯雪子為楚人，中國指中原地區。詞條 50、51「中國」與吳越相對。詞條 52、53 據王天海注，可知「中國」指中原地區。詞條 55、56、58「中國」均與越相對。詞條 60「中國」與楚相對。詞條 62 同詞條 43。詞條 66「中國」與「諸夏之地」同義。詞條 68「中國諸夏」連讀，與「蠻夷」相對。詞條 69 裡「中國」與秦相對。

此外，詞條 41、42 之說話者為墨子，據說為宋人（史記；孟子荀卿列傳；947），但與魯關係密切，可知其所謂「中國」應指中原地區。詞條 54 之「中國」當指文化先進的「諸夏」地區。詞條 57 裡，伊尹時代的「中國」應當相當於中原地區。詞條 59 之「中國」似非指「九州中央之國」，故應當指中原地區。詞條 61 裡，宋在中原地區。詞條 63 齊、魯在中原地區。詞條 64 裡孔子追述周武王時代之事，其「中國」當指中原地區。詞條 65 裡，夏、商時期之「中

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審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管子卷十一，小稱：605）。

69. 義渠君之魏，公孫衍……曰：「中國無事於秦，則秦且燒燬獲君之國。中國為有事於秦，則秦且輕使重幣，而事君之國也。」……五國伐秦。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王不如賂之，以撫其心。」……義渠君致群臣而謀曰：「此乃公孫衍之所謂也。」因起兵襲秦，大敗秦人於李帛之下（戰國策，秦二，義渠君之魏：246；戰國策，秦二：98）。
70. 堯有天下之時，誅王命而弗行者七，夷有二，中國四，素佚而至利也。戰勝而強立，故天下服矣（孫臏兵法，見威王：20）。

國」當指中原地區。詞條 67 比較不清楚，其「中國」可以指中原地區，亦可指「九州」；由於是追述齊桓公事，因此姑且將之歸入「中國＝中原地區」之類。詞條 70 述堯時事，當時尚無「九州」，故其「中國」當指中原地區。

3. 中國 = 九州

戰國文獻裡「中國」詞條的第三種意涵，是指「九州」。這種意涵的詞條參見附註。⁸⁸ 詞條 71 有鄒衍九州推衍說之色彩，已如

88. 71.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稗米之在大倉乎？（莊子，秋水：429）。

72. 王者之法：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紵、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荀子，王制：365-74）。

73. 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王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呂氏春秋，聽言：703）。

74. 東方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鱈。南方有比翼鳥焉，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鶉鶉。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為邛邛距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蹏。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中有枳首蛇焉。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爾雅卷七：112）。

75.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鄭注：謂其情性緩急），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脩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鄭注：教謂禮義，政謂刑禁）。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鄭注：地氣使之然）。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鄭注：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西方曰戎，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鄭

注：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鄭注：其事雖異，各自足）。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禮記卷十二，王制：247）。

76. 故聖人耐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何謂人情？喜、怒、哀、樂、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講信脩睦，謂之人利。爭奪相殺，謂之人患。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尚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貧苦，人之大惡存焉。故欲惡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美惡皆在其心，不見其色也。欲一以窮之，舍禮何以哉？（禮記卷二十二，禮記：431）。
77.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禮記卷五十二，中庸：883-4）。
78.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鄭注：「放，去惡人媚嫉之類者，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孔疏：「『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善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不與同在中國，若舜流四凶而天下咸服是也。『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者，既放此蔽賢之人遠在四夷，是仁人能愛善人，惡不善之人。」）（禮記卷六十，大學：987-91）。
79. 是故立民之居，必于中國之休地。因寒暑之和，六畜育焉，五穀宜焉。辨輕重，制剛柔，和五味，以節食時事。東辟之民曰夷，精以儻，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南辟之民曰蠻，信以朴，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西辟之民曰戎，勁以剛，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北辟之民曰狄，肥以戾，至于大遠，有不火食者矣。及中國之民，曰五方之民。有安民和味，咸有實用利器。知通之，信令之。（玉聘珍引鄭注，指出知=鞮，信=節。）（大戴禮卷九，千乘：983）。

前述。詞條 72 以「中國」與「四海」相對，可知指「九州」。詞條 73 與《莊子》〈徐无鬼〉之一段落相似，⁸⁹ 但此喻旨在說明「天下」之民思聖王心切，故當指「九州」。詞條 74、75 以「中國」與四方或蠻夷戎狄相對，顯示「九州-四海」思考模式，可知其「中國」指「九州」。詞條 76 之「天下」為廣義「天下」，指「九州+四海」，可知其「中國」指「九州」。詞條 77 使用「九州-四海」思考模式，可知其「中國」指「九州」。詞條 78「中國」之外為四夷，可知「中國」指「九州」。詞條 79 與 75 大致相同。詞條 80 為後人誇大渲染齊桓公霸業，其武功遠及「胡貉」、「穢貉」、「牂柯」、「雕題、黑齒」等晚於春秋時期的地名或人群名，故其「中國」在齊桓公時代雖指中原地區，但在文本中卻帶有明顯的「九州」色彩，因此將

80. 於是乎桓公東救徐州，分吳半，存魯蔡陵，割越地。南據宋、鄭，征伐楚，濟汝水，踰方地，望文山，使貢絲于周室。……荊州諸侯，莫不來服。中救晉公，禽狄王，敗胡貉，破屠何，而騎寇始服。北伐山戎，制冷支，斬孤竹，而九夷始聽。海濱諸侯，莫不來服。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柎，乘浮濟河，至于石沉，縣車束馬，踰大行。與卑耳之貉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從。故兵一出而大功十二，故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中國諸侯，莫不賓服。……桓公曰：「余乘車之會三，兵車之會九，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北至於孤竹、山戎、穢貉，拘秦夏，西至流沙、西虞，南至吳、越、巴、牂柯……雕題、黑齒、荊夷之國，莫違寡人命，而中國卑我。昔三代之受命者，其異於此乎？」（管子卷八，小匡：424-6）。

81. 問：「運之合滿安臧？」

「二十歲可廣，十二歲而聶廣，百歲傷神，周、鄭之禮移矣。則周律之廢矣。則中國之草木有移於不通之野者。然則人君聲服變矣，則臣有依駟之祿。婦人為政，鐵之重反旅金，而聲好下曲，食好鹹苦，則人君日退。則谿陵山谷之神之祭更應，國之稱號亦更矣（管子卷十二，侈靡：746-7）。

82. 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穆天子傳：卷二）（本條資料引自王爾敏，2003：398）。

89. 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乎？……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聲歎吾君之側乎？（莊子，徐无鬼：645）。

之歸入「中國=九州」之類。詞條 81 的文本年代可能極晚，其以「中國」和「不通之野」相對，顯示出「九州-四海」思考模式，可知其「中國」指「九州」。詞條 82 敘述周穆王遠遊「九州」以外之域的故事，當為戰國時人的想像，句中之「中國」當指「九州」。

4. 中國 = 三晉

戰國文獻裡，有一種把韓、趙、魏三國（「三晉」）所處地區稱為「中國」的用法。這是由於在戰國的地緣政治形勢裡，這三國恰好處於當時列強的中央位置，即位在秦、楚、齊三個頭等強國，以及周、衛和魯、宋等「泗上諸侯」之間。如前所述，「九州」的圖像相當程度地反映了此一地緣政治格局。因此位在此一格局之中央位置的韓、趙、魏，也就被戰國之人視為「中央之國」或「中國」了。

韓、趙、魏被戰國時人視為處在中央位置的例子，常見於戰國文獻中對於國際戰略形勢的分析。⁹⁰ 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戰國史料中也有把韓、趙、魏稱作「中國」的用法，其詞條參見附註。⁹¹ 它

90. 往者齊南破荊，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土地廣而兵強，戰剋攻取，詔令天下（韓非子，初見秦：8）。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當此時也，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東以弱齊、燕，中以凌三晉……（韓非子，初見秦：8-9）。

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所居也（韓非子，初見秦：16；並見戰國策，秦策一：173）。昔者齊南破荊，中（當作東）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戰國策，秦策一：172）。

秦與荊人戰，大破荊……當是之時，隨荊以兵則荊可舉；荊可舉，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戰國策，秦策一：172-3）。

91. 83.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吳子卷上，料敵：4）。

們的意涵都很明確，為節省篇幅起見，筆者就不一一解說了。

5. 中國 = 帝王之都

「中國」一詞在戰國文獻裡還有一個特別的用法，那就是指帝王之都。其用例參見附註。⁹²這種用法我們並不陌生，它顯然淵源於「中國 = 國都」的用法（如西周時期的「中國」指成周或鎬京）。

-
84. 韓居中國，地不能滿千里，而所以得與諸侯班位於天下、君臣相保者，以世世相教事秦之力也。先時五諸侯共伐秦，韓反與諸侯先為鴈行，以嚮秦軍於關下矣。……杜倉相秦，起兵發將以報天下之怨而先攻荊。荊令尹患之曰：「夫韓以秦為不義，而與秦兄弟共苦天下，己又背秦，先為鴈行以攻關。韓則居中國，展轉不可知。」天下共割韓上地十城以謝秦，解其兵（韓非子，存韓：42）。
85. 今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必親中國，而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戰國策，秦三，范雎至：313）。
86. 王破楚，於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若未能，於以禁王之為帝有餘（戰國策，秦四，物至而反：402-3）。
87. 今又劫趙、魏，疏中國，封（封）衛之東野，兼魏之河南，絕趙之東陽，則趙、魏亦危矣。趙、魏危，則非齊之利也。……故秦得齊，則權重於中國。趙、魏、楚得齊，則足以敵秦（戰國策，齊三，國子曰：615）。
88. 張子曰：「王無所用臣，臣請北見晉君。」……張子曰：「王無求於晉國乎？」……張子曰：「彼鄭、周之女，粉白墨黑，立於衢闕，非知而見之者以為神。」楚王曰：「楚僻陋之國也，未嘗見中國之女如此其美也。寡人之獨為不好色也？」（戰國策，楚三，張儀之楚貧：847-8）。范祥雍注：「晉謂魏……但從下文『鄭、周』觀之，則似指韓（韓時都鄭，國或稱鄭）。韓、趙、魏號三晉，則稱韓為鄭亦無不可」（戰國策：849）。
89. 天下爭秦有六舉，皆不利趙矣。天下爭秦，秦王受負海內之國，合負親之交，以據中國，而求利於三晉，是秦之一舉也（戰國策，趙四，五國伐秦無功：1189-90）。
90. 中國白頭遊敖之士，皆積智欲離秦、韓之交……皆不欲韓、秦之合者，何也？則晉、楚智而韓、秦愚也。晉、楚合，必伺韓、秦（戰國策，韓三，韓人攻宋：1596）。
92. 91. 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孟子，萬章上：168）。焦循《正義》：「〈史記集解〉引劉熙……『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焦循，2007：645）。

6. 中國 = 國中 (國境之中 ; 家鄉故里之中)

戰國文獻裡也有「中國 = 國中」的用法，其用例參見附註。⁹³「國中」可以指「國境之中」（詞條 92-97），也可以指「家鄉故里之中」（詞條 98）。如前所述，春秋史料裡也有「中國 = 國中」的用法，其中的「國」可以指「城」，也可以指「多城政治體」。據此而論，「中國」在戰國時期的這種用法，很可能是春秋用法的延續。

7. 中國 = 中等之國

學界認為屬於戰國文獻的漢馬王堆帛書《黃帝四經》裡，另有

-
93. 92. 復者，復中國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穀梁傳，僖二八：149）（衛侯自楚返國）。
93. 復者，復中國也（穀梁傳，僖二八：150）（衛元咺自晉返國）。
94. 中國不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穀梁傳，昭三〇：310）（魯昭在乾侯）。
95.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趙注：「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孟子，公孫丑下：82）。
96. 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荀子，致士：588）。
97. 夫事左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管子卷十二，侈靡：722）
98. 以園土聚教罷民。（鄭注：「園土，獄城也。聚罷民其中，困苦以教之為善也。民不愆作勞，有似於罷。」）凡害人者，寘之園土而施職事焉，以明刑恥之。其能改過，反于中國，不齒三年（鄭注：「反于中國，謂舍之還於故鄉里也。司園職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齒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周禮卷三十四：516-7）。

此外，如果將詞條 73 與《莊子》〈徐无鬼〉前引段落對勘，則前者句中之「中國」釋為「國中」亦可通。

一種「中國」的用法，即指國力規模中等之國。⁹⁴

除了以上幾種用法，戰國史料裡還有一些意涵不那麼明確的「中國」用例，參見附註。⁹⁵ 其中詞條 99 以「鮮虞」為「中國」，用法頗為特別，值得注意。至於其他詞條，由於意涵過於模糊，我們就不多做討論。此外，王爾敏整理結果亦收有《列子》，此文獻為魏、晉人偽造，應屬學界共識。但如果不排除《列子》的內容可能保存了某些先秦文獻片段，則不妨接受王爾敏的做法，把《列子》裡的兩個「中國」詞條也納入檢視範圍。這兩個「中國」詞條參見附註；⁹⁶ 其中詞條 104 裡的「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句，楊伯峻先生認為乃是「反還，未及，中道國有獻工人名偃師」之誤（列子，湯問：179），因此仍有疑義，不妨暫且置之不論。詞

94. 〈經法〉舉出有害於國家的各種現象，表示如果出現這些現象，將導致「在強國削，在中國破，在小國亡」、「在強國危，在中國削，在小國破」、「在強國憂，在中國危，在小國削」、「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在強國破，在中國亡，在小國滅」的後果。參見黃帝四經（經法·六分：81），此用例王爾敏表有收。

95. 99. 其曰晉，狄之也。其狄之何也？不正其與夷狄交伐中國，故狄稱之也。（范注：鮮虞，姬姓，白狄也。地居中山，故曰中國。）（穀梁傳，昭十二：291）（晉伐鮮虞）。

100.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莊子，知北遊：587）。

101.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莊子，天下：873）。

102. 玉者，色不如雪，澤不如雨，潤不如膏，光不如燭。取玉甚難。越三江五湖，至崑崙之山，千人往，百人反；百人往，十人至中國覆十萬之師解三千之圍（尸子卷下：569）。

96. 103. 南國之人祝髮而裸，北國之人鞞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默而得之，性而成之（列子，湯問：165）。

104.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問曰：「若有何能？」（列子，湯問：179）。

條 103 裡的「中國」，釋為「中原地區」可通，釋為「九州」亦可通，故暫不將之明確歸類。

以上我們將戰國文獻裡「中國」一詞的意涵至少整理出七種，即：

- (1) 中國 = 諸夏集團
- (2) 中國 = 中原地區
- (3) 中國 = 九州
- (4) 中國 = 三晉
- (5) 中國 = 帝王之都
- (6) 中國 = 國中（國境之中；家鄉故里之中）
- (7) 中國 = 中等之國⁹⁷

檢視一下便可發現，除了使用次數最少的意涵七之外，其他六種意涵都具有政治地理性質。換言之，戰國時期對於「中國」一詞的使用，主要是作為一種政治地理性質的名詞。但戰國文獻裡也有「中國」指某種文化社群或文明的用法，參見附註。⁹⁸ 本文限於篇幅，

97. 王爾敏先生把先秦文獻裡的「中國」意涵整理為五類：京師；國境之內；諸夏之領域；中等之國；中央之國（王爾敏，2003：371）。筆者根據所做之整理分析，在做法和結果上與王氏看法有以下主要不同之處：一、筆者把春秋史料和戰國史料分開整理統計，王氏則統計所有先秦文獻；二、王氏籠統稱作「諸夏之領域」者，筆者較細緻地區分出「諸夏集團」、「中原地區」、「九州」、「三晉」、「文化社群或文明」五種意涵；三、「帝王之都」以及「家鄉故里之中」二義，為王氏所未指出者。

98. 105. 臣聞之，中國者，聰明叡知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今王釋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畔學者，離中國，臣願大王圖之（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問居：1047）。

106. 儒者一師而禮異，中國同俗而教離……故去就之變，知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賢聖不能同（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問居：1048）。

107. 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而忘國事之耻，非寡人所望於子（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問居：1048）。

108. 且服奇者志淫，俗辟者亂民。是以莅國者不襲奇辟之服，中國不近蠻夷之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戰國策，趙二，武靈王平晝問居：1050）。

對此意涵不多做討論。

最後我們要簡略提一下日本學者平勢隆郎的相關研究。平勢隆郎認為，戰國時期的幾個國家，各自提出了以它們自己為本位的「中國」論述。他認為《春秋》和《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在內容觀點上的許多差異，反映的與其是經師家派見解之差異，不如說是戰國各國不同本位觀點之差異。在關於「中國」的說法上，這些文本所各自認定的「中國」，其位置與範圍都不相同：《春秋公羊傳》反映了田氏齊國的觀點，以齊、宋為「中國」，其他國家被稱為「諸夏」，地位次於「中國」，「中國」和「諸夏」以外的就是「夷狄」，地位又次於「諸夏」；《春秋左氏傳》反映了韓國的觀點，以今日陝西省為「中國」，以山西省為「夏」，以河南省為「東夏」；《春秋穀梁傳》反映了中山國的觀點，以今日河南省以及魯國、中山國所在地區為「中國」（平勢隆郎，2007：64-8、75-9）。平勢隆郎的上述論點，似乎尚未受到國內學界的較多討論，本文暫且錄其要點以備學界參考。

（四）戰國時期「中國」概念和後世「中國」概念的關係

如前所述，在戰國之人的認知裡，「中國」作為一種政治地理概念，是一個多層同心方形結構裡的最內層。「中國」即「九州」，也就是狹義的「天下」。「中國」之外層是蠻夷戎狄之地，即「四海」。這「四海」又分「海內」、「海外」兩層。再外一層是四方之海洋，再外一層可能就是世界的邊緣。這大致就是當時之人所想像的世界圖像。

這個圖像有幾個特點，但本文限於篇幅，只談其中的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就是：這個圖像把「中國」放在廣義「天下」的中央位置。這個特點有兩個地方值得注意。首先，以「中國」為廣義「天下」的中央，並非戰國時期唯一而普遍的想法。戰國文獻裡也提到了廣義「天下」的中央另在他處的想法，如《山海經》記載：

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蓋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山海經·海內經》；333）。

括號裡的文字在今本裡被視為郭璞注文，但郝懿行指出它其實是經文誤入注文，並認為句中的「天下之中」當為「天地之中」（引自袁珂，1983：445-6）。又《呂氏春秋》也記載：

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呂氏春秋卷十三，有始：663）。（高注：白民之國，在海外極內。建木在廣都南方，眾帝所從上下也，復在白民之南。建木狀如牛，引之有皮，黃葉若羅也。日正中將下，日直入下，皆無影；大相叫呼，又無音響人聲，故謂蓋天地中也）。

可以看到，以上兩種說法，都把廣義「天下」的中央放在「中國」以外的地點。不過，雖然有這些不同的說法，但以「中國」為廣義「天下」的中央，卻漸漸成為最主流的看法。根據《莊子》裡的記載，好做悖論的惠施正是以這種主流看法作為他悖論的題材之一：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曰：「……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汜愛萬物，天地一體也」（莊子，天下：905-6）。

可以看到，對當時的人來說，「中國」之為「天下」的中央，已經和天高地卑、山高澤平一樣是常識了。

其次，「中國」居廣義「天下」中央的說法，很可能催生出一種「中國」的新意涵，即「中國＝中正不偏之域」。陳登原（1936：1-9）曾經指出，「中國」之「中」字源於古文《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之「允執厥中」一

語。他接受閻若璩的考證結果，同意「允執厥中」一語係源於《論語》〈堯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但他認為這一點並無礙於「允執厥中」之「中」即為「中國」之「中」的本義。⁹⁹

「中＝中正不偏」的思想，也存在於其他戰國文獻裡。如《鶡冠子》記載：

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中央。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鶡冠子，王鈇：187）。
天子中正。使者敢易言尊益區域，使利迺下蔽上，其刑斬答無赦（鶡冠子，王鈇：193）。

對於「中」的這種理解，可能是戰國時期才出現的思想。如本文第二節所述，西周時期「中國」之「中」字，可能有距離之適中和氣候之適中兩種意涵。等到「中＝中正不偏」的意涵出現，這最晚出的意涵便後來居上，反過來把早出的兩種意涵整合進來，於是形成「中＝距離之適中＝氣候之適中＝中正不偏」的整合意涵。譬如〈洛誥〉「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之句，孔傳曰：「其當用是土中為治，使萬國皆被美德」；這裡採取的便是「中＝中正不偏」之義，意指從這個中正不偏的都城進行統治，使其他國家都蒙受其美德。¹⁰⁰到了宋代的《太平御覽》，則出現這樣的理解（陳立，1997：157）：

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也。

99. 持類似說法者還有柳詒徵：「唐虞之時，所以定國名為中者，蓋其時哲王深察人類偏激之失，務以中道詔人御物」；繆鳳林亦有此說：「中國之名，始見禹貢，歷聖相傳，皆以中道重教」。兩段引文皆引自陳穗錚（1992：29）。

100. 乂，孫星衍引《說文》釋為「治也」（孫星衍，2004：398）。屈萬里釋為「安也」（屈萬里，1983a：176）。

可以看到，「中＝中正不偏（必居中土）」、「中＝氣候之適中（總天地之和，據陰陽之正）」、「中＝與四方距離之正中（均統四方，以制萬國）」這三種「中」的意涵，至此已經融為一體，彷彿「中國」之「中」的意涵從遠古以來便是如此，人們再也看不出它所經歷過的各種歷史階段了。

四、結 論

本文嘗試以較有系統的方式，爬梳整理了「中國」與「天下」概念的形成過程。對於此一過程的探討，以及對於「中國」與「天下」最初意涵之釐清，是否能為中國政治思想研究與族群思想研究帶來一些助益？筆者認為有兩點助益：第一，對「中國」概念形成過程的探討，有助於我們重新認識中國政治思想研究與族群思想裡一些關鍵概念的歷史建構性質；第二，對「天下」意涵的釐清，有助於修正西方學界一些長期以來的誤解。

就第一點而論，傳統史學論述以《史記》〈五帝本紀〉為據，認為在黃帝時「中國」就已經存在。根據此一論述，「中國」是一個固有長存、源遠流長的存在，其起源可追溯到渺遠的上古時期。「古史辨」派學者雖然曾企圖解構上述傳統史學論述及其衍生出之「中國」想像，但由於他們不曾有系統地進行本文所做的探討工作，因此他們只動搖了傳統史學論述的可靠性，卻未能闡明「中國」概念的歷史性。相較於此，本文則闡明了「中國」其實是一種歷史性的概念，是在較晚的戰國時期才開始被建構出來的思想產物。經過此一闡明，「中國」將由一種萬古長存的超歷史存在，被還原為在特定歷史時期才開始出現的歷史性建構。認識到中國政治思想與族

群思想裡的一些關鍵概念有其歷史性，既有助於我們重新檢視傳統史學論述所孕育出的各種「中國」想像，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追索這些關鍵概念本身的歷史建構過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國」一詞的翻譯問題。由於對「中國」一詞的形成過程與最初意涵所知有限，西方學界長久以來一直把「中國」英譯為“the Central State”，“the Central Country”或“the Middle Kingdom”（Fairbank, 1974: 2）。然而根據本文之釐清，在「中國」（狹義「天下」）概念大致成形的戰國時期，並沒有把「中國」視為一個「國」（state, country, kingdom）的想法。因此西方學界對「中國」一詞的傳統理解與翻譯，可能只反映了「中國」一詞相當晚出的意涵，而未掌握到「中國」一詞在形成初期的複雜意涵，以及這些意涵有別於現代主權國家體系之國家概念之處。根據本文的探討，筆者建議對於「中國」一詞不妨音譯為“Zhongguo”即可，這反而是既不失精確、又能涵蓋「中國」一詞在歷史上的眾多複雜意涵的譯法。

就第二點而論，本文對「天下」意涵的釐清，有助於修正西方學界對於所謂中國政治思想裡的「天下」觀的嚴重誤解；這個誤解導致了對於中國族群思想性質的嚴重誤解。以下我們將以影響力最大的美國學者 Joseph Levenson 為例，對其學說提出一些檢討與修正。

在他 1968 年出版的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一書裡，Levenson 對於中國政治思想裡的「天下」概念採取了這樣的理解：「天下」指一個文化世界，一套文化價值體系，一種文明。他指出，和「天下」概念相對立的是「國」的概念，「國」是不涉及任何價值信念、純粹政治利益導向的政治單位。他表示：

天下指的是「(中華)帝國」--換個說法，即「世界」；作為天下，中國就是世界。國則是一種地方性的政治單位，它在古典時期是「帝國」的一部份，在現代世界則是「國家」(the nation)。……在較早的時期裡，「天下」經由它和「國」--權力之體制—的對照，而被定義為價值之體制。……在後來的時期裡，「國」經由它和「天下」--既有信念，訓諭--的對照，被定義為一個非傳統的自由探索的場域。……在十七世紀，滿人征服了中國的政治權力，因此作為『天下』的中國—不容質疑的，作為抽象意義的文明本身—便是被征服者所標舉的中國(Levenson, 1968: 99)。

根據這種對「天下」概念的理解，Levenson提出了他關於中國民族主義產生過程的看法，即著名的「文化主義到民族主義論綱」(culturalism-to-nationalism thesis)。這個看法可以簡述如下：在十九世紀以前，中國思想家最高的認同與效忠對象是「天下」，這個「天下」就是中國文化價值體系。這種認同與效忠，可以稱為「文化主義」。不過從元、明時期開始，此一傳統文化價值體系漸漸式微，中國知識份子對它的疏離感日益增強。到了十九世紀，隨著各外「國」對中國的威脅開始出現並日益增強，中國思想家為了挽救中國，便把認同與效忠的對象轉換為「國」，即作為一個國家的中國。為了挽救中國而把認同效忠的對象從「天下」轉換為「國家」，亦即為了國家利益而拋棄傳統文化，恰好為元、明以來對傳統文化的疏離感提供了一個出口和正當化的目的，中國民族主義便由此誕生。近代中國的出現，因此是一種從文化主義轉向民族主義的過程。¹⁰¹簡言之，Levenson對於「天下」概念的理解，相當程度地影響了他關於中國族群思想與近代思想史的看法。

在此之後，在一本介紹古代中國世界秩序觀的經典論文集裡，

101. 以上論點參見 Levenson 於 1968 年出版的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一書的第一卷：*The Problem of Intellectual Continuity*，特別是第 95 頁以降。

美國學者John Fairbank重述了Levenson對「天下」概念的理解，表示「天下」始終是一個廣被無界的文化整體。¹⁰² 他據此指出：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只知有「天下」，缺乏近代西伐利亞體系的主權國家概念（Fairbank, 1974: 5）。可以看到，Fairbank對於Levenson觀點的接受，也相當程度地影響了他對於前現代中國之世界秩序觀的看法。

然而Levenson對於「天下」概念的理解，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他舉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原君〉和顧炎武《日知錄》裡的一些段落為例，表示這些言論都反映出對「天下」（傳統價值體系）的認同，以此作為文化主義之例證。可是我們如果檢視他的論證，將會發現〈原君〉裡的「天下」一詞顯然不是指中國文化，¹⁰³ 而Levenson對於他所引《日知錄》裡的「天下」一詞的理解也頗有問題。¹⁰⁴

102. 「中華世界（天下）從未喪失它作為包覆一切的整體與文化整體的意義。」（Fairbank, 1974: 5）。

103. 《明夷待訪錄》〈原君〉：「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興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于天下之人。」（明夷待訪錄：2）。根據本文的釐清，引文中的「天下」，顯然指以「九州」為範圍的地理意義上的中國（即狹義「天下」），若理解為中國與「夷狄」同處其間的那個世界（廣義「天下」）亦可通。然而Levenson卻將這些「天下」都理解為價值體系（Levenson, 1968: 100-101）。

104. 《日知錄》卷十二〈言利之臣〉條：「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心者，心存於傷物害人」（日知錄：704）。Levenson把「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譯為“The desire to work out the Way manifests itself in making t'ien-hsia of kou”（Levenson, 1968: 102），並解釋說：「這段話說『天下國家』，就是對於一個政治權力單位，用價值把它變成一個文明」（Levenson, 1968: 103）。Levenson顯然把此處引文裡的「天下」理解為動詞，意指「把某事物變成天下」，這個理解相當可疑。

筆者認為，Levenson的看法存在兩項重大誤解。首先，他沒有注意到戰國時期形成的「天下」概念其實是一種政治地理概念，而不是文化社群概念。其次，他忽略了「天下」其實有廣狹二義，狹義的「天下」指「九州」，即「中國」；廣義的「天下」指「九州」加上「四海」，即「中國」加上四「夷」。其中廣義「天下」雖然是一個包容性的概念，狹義「天下」卻是一個區隔性的概念。前者雖然在某種意義上跨越中國與他者之界線，後者卻強調中國和他者之界線。Levenson由於忽略了「天下」概念的地理本質及其意涵上的兩重性，並認為「天下」的意涵是文化世界（此一理解十分可疑），他因此誤以為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只有對「天下」此一文化世界的忠誠，要到十九世紀以後此一忠誠才轉化為對「國」的忠誠。他認為梁啟超以前的中國族群思想家都是文化主義者，因此他堅稱王夫之和章太炎的反滿思想都是文化主義。¹⁰⁵ 這種主張和事實的距離顯

又，《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魏晉人之清談，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謂楊墨之言，至於使天下無父無君而入於禽獸者也。……何怪其相率臣於劉聰、石勒，觀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動其心者乎？是故知保天下，然後知保其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日知錄：757）。這段引文裡，「天下」確實指某種價值信念體系，但這個價值體系的重點是夷夏之別，而且這種夷夏之別並非以奉行中國文化程度高低為區別「夷」夏的根據，而是以「九州」之內為夏、「九州」之外為「夷狄」。顧炎武此處的論點是：信奉強調夷夏之別的價值體系（「保天下」），才會去保全華夏之王朝政權（「保國」）。這種思想顯然和 Levenson 所說的文化主義相去甚遠，反而比較接近民族主義思想。

105. 「王夫之確實激烈斥責滿人，但他斥責的重點是放在文化上而非政治上，是放在反野蠻上而非反滿人上。」（Levenson, 1968: 194, note.5）Levenson 還把章太炎的反滿思想理解為文化主義式的反滿。他表示，章太炎雖然自稱是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但他其實是中國傳統主義者（Chinese traditionalist）。他反滿的原因是因為他「選擇相信清朝阻撓了中國之創造天才」（同上）。換言之，章太炎是出於對中國文化的忠誠而反滿。

然可見，並且已經受到田浩（Hoyt Tillman）等學者的批評。¹⁰⁶

如果 Levenson 注意到「天下」的本義乃是地理概念，而且「天下」本身其實具有兩重意涵，他就不會忽略一項重要事實：狹義「天下」（九州；中國）在十九世紀以前其實已經成為中國之人的效忠對象，雖然這種思想在當時並非主流。而如果 Fairbank 意識到 Levenson 的誤解，他將有機會認識到：前現代中國的世界秩序觀並非只有一種，而是有其複雜情形。

對於 Levenson 和 Fairbank 的上述誤解，筆者限於篇幅，在此只能在前賢的批評修正之外，簡短補充以下看法：廣義「天下」概念和狹義「天下」概念，其實各自構成了中國族群思想裡的擴張主義和隔離主義的淵源，後一種思路和類似民族主義思想在前現代中國的形成有密切關係。由於 Levenson 和 Fairbank 都忽略了淵源於狹義「天下」概念的隔離主義思想的存在，因此他們只能通過文化主義的框架去想像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族群思想與世界秩序觀，從而未能認識到後者本身的複雜性。本文對於「中國」與「天下」概念的探源工作，有助於在這種想像之上打開一扇通往事實的窗口，從而促使吾人對於在上述想像的支配下進行的中國政治思想與族群思想研究，有所檢討、省思與重新出發。

106. 早在 1979 年，美國學者田浩便以南宋的陳亮為例，指出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族群思想並非只有對於「天下」（文化）的忠誠，而是在陳亮時就已經出現類似族群民族主義的思想（Tillman, 1979），從而有力修正了 Levenson 論綱。此外，學者 James Townsend 企圖以更嚴謹細緻的方式改良 Levenson 論綱；他以王夫之為例，否定 Levenson 所謂十九世紀以前的中國族群思想全為文化主義的看法（Townsend, 1996: 13-14）。但由於 Townsend 並不瞭解「天下」概念的兩重性，因此他也看不出 Levenson 論綱的真正問題所在。在此情況下，他雖然對後者提出批評，卻只能在細部加以修正，對於原有思考框架仍無力作出重大突破，因之也就無助於根本扭轉 Levenson 論綱對學界的誤導。

附錄一 春秋史料裡的「中國」詞條

一、「國語」、「左傳」

說明：

(齊語：241) = 《國語集解》(修訂本)，〈齊語〉，頁 241

(莊三十一：249) = 《春秋左傳注》(修訂本)，莊公三十一年，頁 249

1. 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以禦戎狄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所以示權於中國也(齊語：241)。
2. 蠻夷戎狄，其不賓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楚語上：485)。
3. 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恥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吳語：555)。
4. 齊侯來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249)。
5.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僖二十五：434)。
6. 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僖二十八：472)。
7. 仲尼曰：「……《詩》曰：『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昭二十：1421)。
8. 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無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成七：833)。
9.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王使詹伯辭於晉曰：……先王居檣杓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之以來，使偪我諸姬，

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昭九：1309）。

二、其他（據童書業篩選之春秋史料）

10. 楚……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公羊傳，僖四：126）（童書業，2008：133）。
11. 吳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公羊傳，哀十三：353）（童書業，2008：137）。
12. 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為前陣。與荊戰，五戰五勝，遂有郢。東征至于廡廬，西伐至于巴、蜀，北迫齊、晉，令行中國（呂氏春秋，簡選：446）（童書業，2008：292）。

參考書目

- Fairbank, John. 1974. "A Preliminary Framework." in John Fairbank. ed.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1-1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Levenson, Joseph R. 1968.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Tillman, Hoyt Cleveland (田浩). 1979. "Proto-Nationalism in Twelfth-Century China? The Case of Ch'en Lia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9, 1: 403-428.
- Townsend, James. 1996. "Chinese Nationalism." in Jonathan Unger. ed. *Chinese Nationalism*: 1-30. Armonk and London: M. E. Sharpe Inc.
- 于省吾主編。1996。《甲骨文字詁林》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 于省吾。1998。〈釋中國〉。王元化等編《釋中國》：1515-24。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007。《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北京：中華書局。
- 王人聰。1990。〈𠄎尊銘文解釋與成王遷都問題〉。《考古與文物》3：47-51。
- 王元化等編。1998。《釋中國》全四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 王和。2003。〈《左傳》的成書年代與編纂過程〉。《中國史研究》4：33-48。

- 王冠英。2001（1984）。〈殷周的外服及其演變〉。宋鎮豪、段志洪主編《甲骨文獻集成》24：535-40。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 王暉、賈俊俠。2008。《先秦秦漢史史料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爾敏。2003（1976）。〈「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370-400。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平勢隆郎。2007。〈戰國時代的天下與其下的中國、夏等特別領域〉。甘懷真編《東亞歷史上的天下與中國概念》：53-91。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皮錫瑞。2004。《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
- 甘懷真。2005。〈秦漢的「天下」政體〉。《新史學》16，1：13-54。
- 甘懷真。2007。〈「天下」觀念的再檢討〉。吳展良編《東亞近世世界觀的形成》：85-109。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任乃強。1986。〈試論山海經的成書年代與其資料來源〉。中國山海經新探學術討論會編《山海經新探》：315-36。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 伊藤道治。1994。蔡鳳書譯。〈西周王朝與雒邑〉。《華夏考古》3：106-12。
- 安部健夫（Takeo Abe）。1954。《中國人の天下觀念》。京都：哈佛·燕京·同志社·東方文化講座委員會。
- 曲英傑。2003。〈禹畫九州考〉。唐曉峰編《九州》第三輯：14-33。北京：商務印書館。
- 朱淵清。2004。〈“容成氏” 夾州、塗州、叙州考〉。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等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412-24。上海：上海書店。

- 朱鳳瀚。2006。〈召誥、洛誥、何尊與成周〉。《歷史研究》1：3-14。
- 李民。1982a。〈何尊銘文補釋—兼論何尊與洛誥〉。《中州學刊》1：116-21。
- 李民。1982b。〈說洛邑、成周與王城〉。《鄭州大學學報》2：13-9。
- 李民。1991a。〈洛邑、成周與王城補述〉。《中州學刊》2：109-13。
- 李民。1991b。〈何尊銘文與洛邑〉。《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8-13。
- 杜正勝。1979。《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杜正勝。1992。《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杜勇。1997。〈周初東都成周的營建〉。《中國歷史地理論叢》4：41-61。
- 李學勤。1981。〈何尊新釋〉。《中原文物》1：35-45。
- 李學勤。2005（2003）。〈遂公盃與大禹治水傳說〉。《中國古代文明十講》：260-2。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李學勤。2006（2002）。〈夔（遂）公盃及其重要意義〉。《中國古代文明研究》：126-36。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李學勤。2007。〈逸周書彙校集注·序言〉。黃懷信等編《逸周書彙校集注》全二冊：1-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邢義田。1987（1981）。〈天下一家—傳統中國天下觀的形成〉。《秦漢史論稿》：3-41。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邢義田。2000。〈從古代天下觀看秦漢長城的象徵意義〉。《燕京學報》11：15-55。
- 周法高主編，張日昇等編纂。1981。《金文詁林》十四卷；附錄二卷。京都：中文出版社（據 1974-75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寫印本影印）。

- 周法高編撰。1982。《金文詁林補》十四卷；附錄二卷。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周祖謨。2004。《爾雅校箋》。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 屈萬里。1983a。《尚書集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屈萬里。1983b。《詩經詮釋》。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林澐。1998。《林澐學術文集》。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 胡阿祥。2001。〈“中國”名號考述〉。《歷史地理》17：82-97。
- 胡阿祥。2003。〈“芒芒禹迹。畫為九州”論述〉。唐曉峰編《九州》3：34-47。北京：商務印書館。
- 唐蘭。1976。〈何尊銘文解釋〉。《文物》1：60-3。
- 夏經林。2005。〈論《國語》的編纂〉。《中國史研究》4：17-26。
- 孫星衍。2004。《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
- 孫斌來。1984。〈何尊銘文補釋〉。《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45-9。
- 晏昌貴。2004。〈「容成氏」中的禹政〉。朱淵清主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續編》：358-66。上海：上海書店。
- 袁珂。1983。《山海經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馬承源。1976。〈何尊銘文解釋〉。《文物》1：64-5。
- 高明士。2004。《東亞古代的政治與教育》。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
- 高師第。2006。《禹貢研究論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張亞初。2001。《殷周金文集成引得》。北京：中華書局。
- 張啟雄。1992。〈「中華世界帝國」與近代中日紛爭—中華世界秩序原理之一〉。蔣永敬等編《近百年中日關係論文集》：13-43。台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 張啟雄。1995。《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張啟雄。2001。〈琉球棄明投清的認同轉換〉。張啟雄主編《琉球認同與歸屬論爭》：1-62。台北：中央研究院東北亞區域研究。
- 梁雲。2002。〈成周與王城考辨〉。《考古與文物》5：51-5。
- 梁濤。2005。〈20世紀以來《左傳》、《國語》成書、作者及性質的討論〉。《邯鄲學院院報》12：75-9。
- 許倬雲。2001。《西周史》（增訂本）。北京：三聯書店
- 許慎。1982。《宋刊本·唐寫本說文解字》。景日本靜嘉堂藏宋本《說文解字》及日本杏雨書屋藏唐寫本《說文解字》木部影印本。台北：華世書局。
- 許慎著，段玉裁注。1977。《說文解字注》。台北：文化圖書公司。
- 陳公柔。1989。〈西周金文中的新邑、成周與王城〉。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編輯組編《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386-97。北京：文物出版社。
- 陳昌遠。1982。〈有關何尊的幾個問題〉。《中原文物》2：52-7。
- 陳立。1997。《白虎通疏證》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 陳偉。2003。〈竹書“容成氏”所見的九州〉。《中國史研究》3：41-8。
- 陳登原。1936。《國名疏故》。上海：商務印書館。
- 陳槃。1988。《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譌異》全三冊。南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陳槃。1993。《舊學舊史說叢》全二冊。台北：國立編譯館。
- 陳福林。1991。〈關於何尊銘文的幾點新補證〉。《貴州社會科學》8：45-9。

- 陳穗錚。1992。〈先秦時期「中國」觀念的形成與發展〉。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 郭沫若。2005(1945)。〈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青銅時代》：1-49。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 傅斯年。2002(1940)。〈性命古訓辨證〉。《民族與古代中國史》：237-418。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彭裕商。2000。〈新邑考〉。《歷史研究》5：49-62。
- 焦循撰，沈文倬點校。2007。《孟子正義》全二冊。北京：中華書局。
- 童書業、顧頡剛。1936。〈漢代以前中國人的世界觀念與域外交通的故事〉。《禹貢》5，3-4：267-90。
- 童書業。2004。《童書業歷史地理論集》。北京：中華書局。
- 童書業編，童教英輯校。2008。《春秋史料集》。北京：中華書局。
- 馮時。2007。《中國天文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黃懷信整理。2007。《尚書正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黃麗生。1999。〈正史中分裂時代的「中國」〉。夏潮基金會編《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一九九九澳門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46-206。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
- 黃麗生。2002。〈儒家「天下」思想的內涵及其當代意義〉。黃俊傑編《傳統中華文化與現代價值的激盪與調融》：257-92。台北：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
- 楊寬。1983。〈釋何尊銘文兼論周開國年代〉。《文物》6：53-7。
- 楊寬。2002。《戰國史料編年輯證》。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 楊天宇。1997。《禮記譯注》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楊聯陞。2005。〈從歷史看中國的世界秩序〉。《國史探微》：1-13。

北京：新星出版社。

趙世超。1993。《周代國野關係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趙光賢。1991。〈說尚書召誥、洛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4：33-6。

劉起鈞。1997。《古史續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劉起鈞、顧頡剛。2005。《尚書校釋譯論》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劉蕙孫。1984。〈宗周與成周〉。《人文雜誌》1：88-98。

繆文遠。1998。《戰國制度通考》。成都：巴蜀書社。

羅志田。1998。《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思想》。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譚其驤。1982。〈論《五藏山經》的地域範圍〉。李國豪等編《中國科技史探索》：273-30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譚其驤。2001。〈山海經〉詞條。「中國大百科全書智慧藏」知識庫（網域版）。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顧頡剛。1937a（2005）。〈九州之戎與戎禹〉。呂思勉、童書業編《古史辨》第七冊下編：561-72。海口：海南出版社。

顧頡剛。1937b。〈讀周禮職方〉。《禹貢》7，6-7：327-32。

顧頡剛。2003。〈昆侖傳說和姜戎文化〉。王煦華編《古史辨自序》：519-707。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顧頡剛。2005。《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

經籍部份

經部

尚書

阮元校勘，孔安國傳，孔穎達等正義。1989。《重刊宋本尚書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台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詩經

阮元校勘，毛公傳，鄭玄箋，孔穎達等正義。1989。《重刊宋本毛詩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台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周禮

阮元校勘，鄭玄注，賈公彥疏。1989。《重刊宋本周禮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台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禮記

阮元校勘，鄭玄注，孔穎達等正義。1989。《重刊宋本禮記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嘉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大戴禮記

黃懷信主撰，孔德立、周海生參撰。《大戴禮記彙校集注》全二冊。西安：三秦出版社。

左傳

楊伯峻編著。2005。《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全四冊。北京：中華書局。

公羊傳

阮元校勘，何休注，徐彥疏。1989。《重刊宋本公羊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嘉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穀梁傳

李學勤主編。1999。《十三經注疏·春秋穀梁傳注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據嘉慶二十年阮元本）。

論語

阮元校勘，何晏等注，邢昺疏。1989。《重刊論語毛詩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嘉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孟子

阮元校勘，趙岐注，孫奭疏。1989。《重刊宋本孟子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嘉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爾雅

阮元校勘，郭璞注，邢昺疏。1989。《重刊宋本爾雅注疏附校勘記》。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嘉北藝文圖書館影印。

史部

司馬遷等著，瀧川龜太郎考證。2004。《史記會注考證》。台北：萬卷樓圖書公司。

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2006。《國語集解》（修訂本）。

北京：中華書局。

劉向集錄，范祥雍箋證。2006。《戰國策箋證》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子部

尸佼著，汪繼培輯。1978。《尸子》。台北：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據清光緒三年浙江書局據湖海樓本校刻）。

王煥鑣。2005。《墨子集詁》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王天海校釋。2005。《荀子校釋》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佚名編。1989。《吳子》。四部叢刊初編。上海：上海書店。

馬承源主編，李零隸釋。2002。〈容成氏〉。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247-2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袁珂譯注。1995。《山海經全譯》。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

陳奇猷校注。2002。《呂氏春秋新校釋》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奇猷校注。2006。《韓非子新校注》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陳鼓應註譯。2000。《莊子今譯今注》二冊。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

陳鼓應注譯。2007。《黃帝四經今注今譯—馬王堆漢墓出土帛書》。北京：商務印書館。

楊伯峻。2007。《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

張震澤。2007。《孫臏兵法校理》。北京：中華書局。

黃懷信。2004。《鶡冠子彙校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黃懷信等。2007。《逸周書彙校集注》全二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黎翔鳳撰，梁運華整理。2006。《管子校注》全三冊。北京：中華書局。

集部

黃宗羲。2005。《明夷待訪錄》。沈善洪主編《黃宗羲全集》第一冊：1-46。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顧炎武著，黃汝成集釋。2006。《日知錄集釋》（全校本），全三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The Formation of Two Key Concepts: “*Zhongguo*” and “*Tianxia*”

Chishen Chang *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trace the formative history of two concepts-- *zhongguo* and *tianxia*--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I argue that when the term *zhongguo* appeared in early Zhou literature, its meaning was of a neutral and descriptive nature. When the term *tianxia* first appeared in early Zhou literature, it referred to the human world in general under the supervision of *tian*. During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ianxia* was used to refer to a roughly defined area which was later known as *zhongyuan*. During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 concepts of *zhongguo* and *tianxia* were transformed by the new concepts of *jiuzhou* and *sihai*, which made *zhongguo* an equivalent of *jiuzhou* and also made *tianxia* develop two-fold meanings. During the same period *zhongguo* also changed its connotation from a neutral-descriptive one to one laden with conceit and a sense of superiority. The facts that the concept of *tianxia* was of geographical nature and had littl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community and that *tianxia* had both a broad and a narrow meaning are essential to a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Chinese ethnic thoughts in pre-modern China. Unawareness of these facts might lead to significant misunderstandings and misleading conclusions.

Key words: *zhongguo*, *tianxia*, *jiuzhou*, *sihai*

* Ph.D.,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